避暑録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避暑録話
作者：葉夢得　北宋

宋葉夢得撰。案晁公武《讀書志》載此書，作十五卷，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，疑今所行者非完帙。然《文獻通考》已作二卷，毛晉《津逮秘書》跋云，得宋刻迴異坊本，亦作二卷，則宋代亦即此本。考諸書所引《避暑錄話》，亦具見此本之中，無一條之佚脫。知《讀書志》爲傳寫之謬矣。夢得在南渡之初，巋然耆宿，其藏書至三萬餘卷，亦甲于諸家。故通悉古今，所論著多有根柢。惟本爲蔡京之門客，不免以門戶之故，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。如論詩賦一條，爲王安石罷詩賦解也。葉源一條，爲蔡京禁讀史解也。王姬一條，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。至深斥蘇洵《辨奸論》，則尤其顯然者矣。然終述於公論，隱約其文，尚不似陳善《捫虱新話》顛倒是非，黨邪醜正，一概肆其狂詆。其所敘錄，亦多足資考證，而裨見聞。故善書竟從屏斥，而是編則仍錄存焉。。

序

紹興五年五月，梅雨始過，暑氣頓盛，父老言數十年所無有。余居既遠城市，巖居又在山半，異時蓋未嘗病暑，今亦不能安其室。每旦起，從一仆夫負榻，擇泉石深曠、竹松幽茂處，偃仰終日。賓客無與往來，惟棟、模二子、門生徐惇立挾書相從，間質疑請益。時爲酬酢，亦或泛話古今雜事，耳目所接，論說平生出處，及道老交親戚之言，以爲歡笑，皆後生所未知。三子云：「幸有聞，不敢不識，以備遺忘。」屢請不已。乃使棟執筆，取所欲記則書之，名曰《避暑錄話》雲。六月十一日，石林老人序。

卷上

杜子美《飲中八仙歌》，賀知章、汝陽王琎、崔宗之、蘇晉、李白、張長史旭、焦遂、李適之也。適之坐李林甫譖，求爲散職，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。命下，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：「避賢初罷相，樂聖且銜杯。爲問門前客，今朝幾個來？」可以見其超然無所

芥蒂之意，則子美詩所謂「銜杯樂聖稱避賢」者是也。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，即貶死袁州，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，疑非相與周旋者，蓋但記能飲者耳。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。適之之去，自爲得計，而終不免於死，不能遂其詩意，林甫之怨豈至是哉！冰炭不可同器，不論怨有淺深也。乃知棄宰相之重，而求一杯之樂，有不能自謀者。欲碌碌求爲焦遂，其可得乎？今峴山有適之窪樽，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而傳不載，其嘗至湖州，疑爲刺史，而史失之也。

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，中常郁郁不樂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：「灰心緣忍事，霜鬢爲論兵。」凡數十處，此裴晉公詩也。初不見全篇，在許昌偶得其集，云：「有意效承平，無功答聖明。灰心緣忍事，霜鬢爲論兵。道直身還在，恩深命轉輕。鹽梅非擬議，葵藿是平生。白日長懸照，蒼蠅謾發聲。嵩陽舊田里，終使謝歸耕。」裴公之言猶及此，豈坐李逢吉、元稹故耶？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：「危事經非一，浮榮得是空。白頭官舍裏，今日又春風。」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，綠野之遊豈易得哉！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，然詩辭皆整齊閑雅，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，覽之每可喜也。

裴晉公詩云：「飽食緩行初睡覺，一甌新茗侍兒煎。脫巾斜倚繩床坐，風送水聲來耳邊。」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，然吾山居七年，享此多矣。今歲新茶適佳。夏初作小池，導安樂泉註之，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，葉已覆水。雖無淙潺之聲，然亦澄澈可喜。此晉公之所誦詠，而吾得之，可不爲幸乎？

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，壯麗爲淮南第一。堂據蜀岡，下臨江南，數百里真、潤、金陵三州，隱隱若可見。公每暑時，輒淩晨攜客往遊，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，以畫盆分插百許盆，與客相間。遇酒行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，以次摘其葉，盡處則飲酒，往往侵夜載月而歸。余紹聖初始登第，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。是歲大暑，環堂左右，老木參天，後有竹千餘竿，大如椽，不復見日色，蘇子瞻詩所謂「稚節可專車」是也。寺有一僧，年八十餘，及見公，猶能道公時事甚詳。邇來幾四十年，念之猶在目。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，來歲花開，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。

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，喪亂以來，所亡幾半。山居狹隘，余地置書囊無幾，雨漏鼠嚙，日復蠹敗。今歲出曝之，閱兩旬才畢。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，覽之如隔世事。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，命門生等從旁讀之，不覺至日仄。舊得釀法極簡易，盛夏三日輒成，色如湩醴，不減玉友。仆夫爲作之，每晚涼，即相與飲三杯而散，亦復盎然。讀書避暑固

是一佳事，況有此釀。忽看歐文忠詩，有「一生勤苦書千卷，萬事消磨酒十分」之句，慨然有當其心。公名德著天下，何感於此乎？鄒湛有言，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。此公始退休之時，寄北門韓魏公詩也。

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，不甚佳，飲者輒暴下，蜜水腐敗者爾。嘗一試之，後不復作。在惠州作桂酒，嘗問其二子邁、過，雲亦一試之而止，大抵氣味似屠蘇酒。二子語及，亦自撫掌大笑。二方未必不佳，但公性不耐事，不能盡如其節度，姑爲好事借以爲詩，故世喜其名。要之，酒非麴蘗，何可以他物爲之？若不類酒，孰若以蜜漬木瓜榲橙等爲之，自可口，不必似酒也。劉禹錫《傳信方》有桂漿法，善造者暑月極快美。凡酒用藥，未有不奪其味，況桂之烈，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，安知其爲美酒？但土俗所尚，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。

王荊公不耐靜坐，非臥即行。晚卜居鐘山謝公墩，自山距州城適相半，謂之半山。畜一驢，每食罷，必日一至鐘山。縱步山間，倦則即定林而睡，往往至日昃乃歸，率以爲常。有不及終往，亦必跨驢中道而還，未嘗已也。余見蔡天啟、薛肇明備能言之。子瞻在黃州及嶺表，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，則必出而訪客。所與遊者亦不盡擇，各隨其人高下，談諧放蕩，不復爲畛畦。有不能談者，則強之說鬼。或辭無有，則曰「姑妄言之」，於是聞者無不絕倒，皆盡歡而後去。設一日無客，則歉然若有疾。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。吾獨異此，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，但畏客欲杜門。每坐輒終日，至足痹乃起。兩巖相去無三百步，閱數日才能一往。一榻所據，如荊公之睡，則有之矣。陶淵明云「園日涉而成趣」，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，非余頹惰者所及乎？萬法皆從心生，心苟不動，外境何自而入？雖寒暑可敵也。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，此豈無寒暑乎？蓋不知爾。近見世有畏暑者，席地袒裼，終日遷徙，百計求避，卒不得所欲，而道途之役，正晝烈日，衣以厚衲，挽車負擔，馳騁不停，竟亦無他，但心所安爾。近有道人常悟，住惠林，得風痹疾，歸寓許昌天寧寺。足不能行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，自旦至暮未嘗欹偃。每食時，弟子扶掖，稍伸縮，即復跏趺如故。室中不置扇，拱手若對大賓客，而神觀澄穆，膚理融暢。疾雖不差，亦不復作，如是七年。一日告其徒，語絕即化。余嘗盛暑屢過之，問重衣而不扇，亦覺熱乎？但笑而不答。夫心無避就，雖嬰兒役夫，猶不能累，況如若人者乎？

盧鴻《草堂圖》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。余往有慶歷中摹本，亦名手精妙。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：「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，並用所歷方鎮印記。咸通初，余爲荊州從事，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，閱此軸。今所歷歲祀倏逾二紀，洊罹多難，編軸尚存。物在時遷，

所宜興嘆。丁未年駕在岐山，涿郡子謨記。」又書：「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，遂載覽閱，累經多難，頓釋愁襟。子謨再題。」鄒平公，段文公也；柯古，其子成式字也；子謨，不知何人。涿郡，蓋亦盧氏望。蘭陵公或云蕭鄴，其罷相，出爲荊州節度使，正咸通初。成式終太常少卿，則所謂大儀也。丁未，僖宗光啟二年；己酉，昭宗龍紀元年。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，爲賀方回取去不歸。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，思卜築於此山之下，視圖中草堂、樾館、桃煙磴、冪翠亭等，渺然若不可及。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，比年松竹稍環合。每杖策登山，奇石森聳左右，詰曲行雲霞中，不知視鴻居爲如何，但恨水泉不壯，無雲錦池、金碧潭耳。

謝康樂雲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四者難並，天下詠之以爲口實。韓魏公在北門作四並堂。公功名富貴，無一不滿所欲，故無時不可樂，亦以是爲貴乎？余遊行四方，當其少時，蓋未知光景爲可惜，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。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，每入春，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，旦以郡事委僚吏，即造湖上。使吏之湖門，有士大夫過，即邀之入，滿九客而止。輒與樂飲終日，不問其何人也。曾存之常以問公曰：「無乃有不得已者乎？」公曰：「汝少年安知此？吾老矣，未知復有幾春。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，吾之爲樂無幾，而春亦不吾待也。」余時年四十三，猶未盡以爲然。自今思之，乃知其言爲有味也。

近世學者多言中庸，中庸之不可廢久矣，何待今日？非特子思言之，堯之告舜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所謂人心者，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；道心者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。人能治其心常於未發之前，不爲已發之所亂，則不流於人心而道心常存，非所謂中乎？通此說者，不惟了然於性命之正，亦自可以養生盡年。《素問》以喜怒悲憂恐配肝心脾肺腎，而更言其所勝所傷，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，以全生與形。夫性已得矣，生與形固優爲之。特論養生者分於五臟，而吾儒一於心。五臟非心，孰爲之制？是亦一道也。往歲有方士劉淳玨，年百歲餘，乃以給使事夏英公。余嘗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欲爲損之義，甚有理，蓋深於《素問》者。嘉祐末，有黯卒亦百餘歲，不知其姓名，時人以郝老呼之，善醫，自言受法於至人，往來許洛間。程文簡公尤厚禮之，爲文簡診脈，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，不差旬日。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，七十而見《素問》，每撫髀太息曰：「使吾早得此書，與醫俱，吾不死矣。」惜其見之晚，而已傷者不可復也。孔子曰：「仁者壽。」此固盡性之言，何疑於醫乎？

林下衲子談禪，類以吾儒爲未盡。彼固未知吾言之深，然吾儒拒之亦太過。《易》曰：精氣爲物，遊魂爲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原始要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此何等語乎？若

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。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，則因果報應之說，亦未嘗廢也。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，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。又有非之者，何其陋乎？自唐言禪者寖廣，而其術亦少異。大抵儒以言傳，而佛以意解，非不可以言傳，謂以言得者未必真解，其守之必不堅，信之必不篤，且墮於言，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。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，不言而信者乎？兩者未嘗不通。自言而達其意者，吾儒世間法也；以意而該其言者，佛氏出世間法也。若朝聞道，夕可以死，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，亦何彼是之辨哉！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，彼亦心以爲然，而有不得同者，其教然也。

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，少作《本論》三篇，於二氏蓋未嘗有別。晚罷政事，守亳，將老矣，更罹憂患，遂有超然物外之志。在郡不復事事，每以閑適飲酒爲樂。時陸子履知潁州，公客也。潁且其所卜居，嘗以詩寄之，頗道其意，末云：「寄語瀛洲未歸客，醉翁今已作仙翁。」此雖戲言，然神仙非老氏說乎？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，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，見蘚書成文，有若「神清之洞」四字者，他人莫見。然苟無神仙則已，果有，非公等爲之而誰？其言未足病也。公既登政路，法當得墳寺，極難之，久不敢請，已乃乞爲道宮。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，惟公一人。韓魏公初見奏牘，戲公曰：「道家以超升不死爲貴，公乃使在丘壟之側，老君無乃卻辭行乎？」公不覺失聲大笑。

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它士大夫家。余在汝陰，嘗訪公之子棐於其家。入門，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。棐移時出，手猶持數珠，諷佛名，具謝今日適齋日，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。問之云：「公無恙？」時薛夫人已自爾，公不禁也。及公薨，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。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遊，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，執禮甚恭，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，因心動。時與法師住薦福寺，所謂顒華嚴者，本之高弟，公稍從問其說，顒使觀《華嚴》，讀未終而薨，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。公雖爲世教立言，要之其不可奪處，不唯少貶於老氏，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。

《白樂天集》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，作詩云：「吾學空門非學仙，恐君此說是虛傳。海山不是吾歸處，歸則須歸兜率天。」頃讀盧肇《逸史》，記此事差詳。李浙東，李君稷也，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，言有海賈遭風，飄海中一大山，視其殿榜曰「蓬萊」。旁有一院，扃鎖甚嚴，花木盈庭，中設几案。或人告之曰：「此白樂天院，在中國未來耳。」唐小說事多誕，此既自見於樂天詩，當不謬。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，夢至靈芝宮，亦自爲詩紀之曰：「萬頃波濤木葉飛，笙歌宮殿號靈芝。揮毫不似人間世，長樂鐘聲夢覺時。」與白樂天院絕相類，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，爲人爲仙，不在

此則在彼，更去叠來，無足怪者。

蘇子瞻亦喜言神仙。元祐初有東人喬仝，自言與晉賀水部遊，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，意若欲相聞。子瞻大喜。仝時客京師，貧甚，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縑，即以贈之，作五詩，使仝寄賀，子由亦同作。仝去訖不復見，或傳妄人也。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，尤奇之，直以爲李太白所化，贈詩數十篇，待之甚恭。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，不肖，爲父所逐，事建隆觀一道士，天資慧，因取道藏遍讀，或能成誦，又多得其方術丹藥。大抵好大言，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，故能成其說。浮沈淮南，屢易姓名，子瞻初不能辨也。後復其姓名王繹。崇寧間，余在京師，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。出入蔡魯公門下，醫多奇中，余猶及見。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，且云：「海上神仙宮闕，吾皆能以術致之，可使空中立見。」蔡公亦微信之，坐事編置楚州。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，且薦其有術。宣和末復爲道士，名元城，力詆林靈素，爲所毒，嘔血死。

張平子作《歸田賦》，興意雖蕭散，然序所懷，乃在「仰飛纖繳，俯瞰清流，落雲間之逸禽，懸清淵之鮒鰡。」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？人生天地之間，要與萬物各得其欲，不但適一己也，必殘暴禽魚以自快，此與馳騁弋獵何異？如陶淵明言「攜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」，此真得事外之趣，讀之能使人盎然，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，亦皆舒暢和豫。平子本見漢室多事，欲去以遠禍，未必志在田園，姑有激而言耳。宜其發於胸中者，與淵明不類也。

揚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，名震於京師，世以爲賢。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，使真，方且遁名未暇，尚何京師之聞乎？若司馬季主、李仲元，乃當近之，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。彼世所不得知，如哭龔勝老人，言龔生竟夭天年，非吾徒者，或其人乎？乃知此一流，世固未嘗乏，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。自晨門、荷蓧、長沮、桀溺之徒，孔子固誌之矣。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，非孔子所得與，然每相與聞而載其言，亦微以示後世也。但士之涉世者，欲爲此不可得，能爲黃叔度，其猶庶幾乎？蓋雖未嘗絕世，而世終不能爲之累，所謂汪汪若萬頃陂者，非郭林宗無以知之，似優於子真，管幼安亦其次也。此二三人者，幸生孔孟時，必皆有以處之。自唐而後，不復有此類，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，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，惜其非吾黨，難與並論。吾謂雲門、臨濟、趙州數十人，雖以爲晨門、荷蓧之徒可也。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，與元稹、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、僧孺，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，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者，處世如是，人亦足矣。推其所由得，惟不汲汲於進，而志在於退，是以能安於去就，愛憎之際，每裕然有餘也。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，年才五十八，自是

蓋不復出，中間一爲河南尹，期年輒去；再除同州刺史，不拜。雍容無事，順適其意，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。方太和、開成、會昌之間，天下變故，所更不一。元稹以廢黜死，李文饒以讒嫉死，雖裴晉公猶懷疑畏，而牛僧孺、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。所謂李逢吉、令狐楚、李玨之徒，泛泛非素與遊者，其冰炭低昂，未嘗有虛日，顧樂天所得，豈不多哉？然吾猶有微恨，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類，賞物太深，若猶有待而後遣者，故小蠻、樊素，每見於歌詠，至甘露十家之禍，乃有「當君白首同歸日，是我青山獨往時」之句，得非爲王涯發乎？覽之使人太息，空花妄想，初何所有，而況冤親相尋，繳繞何已！樂天不唯能外世，故固自以爲深得於佛氏，猶不能曠然一洗，電掃冰釋於無所有之地，習氣難除至是。要之若飄瓦之擊，虛舟之觸，莊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，宜乎。

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，謂筆、墨、紙、硯也，其實三耳。歙本不出筆，蓋出於宣州。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，治平、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，率以爲珍玩，云「一枝可敵他筆數枝」。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，其風一變。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，於是浸不見貴，而家亦衰矣。歙州之三物，硯久無良材，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見，惟龍尾石捍堅拒墨，與凡石無異。歐文忠作《硯譜》，推歙石在端石上，世多不然之，蓋各因所見爾。方文忠時，二地舊石尚多，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？紙則近歲取之者多，無復佳品，余素自不喜用，蓋不受墨，正與麻紙相反，雖用極濃墨，終不能作黑字。墨惟黃山松豐腴堅縝，與他州松不類，又多漆，古未有用漆煙者，三十年來人始爲之，以松漬漆並燒。余大觀間令墨工高慶和取煤於山，不復計其直。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，得其貢墨碎之，參以三之一，既成，潘張二谷、陳瞻之徒皆不及。喪亂以來，雖素好事者，類不盡留意於諸物。余頃有端硯三四枚，奇甚，杭州兵亂亡之，慶和所作墨亦無遺。每用退墨硯磨不黑滯筆，如以病目剩員禦老鈍馬。

今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，何足多較？此正不然。黑者正難得，但未嘗細別之耳。不論古墨，惟近歲潘谷親造者黑。他如張谷、陳瞻與潘使閾徒造以應人，所求者皆不黑也。寫字不黑，視之耄耄然，使人不快意。平生嗜好屏除略盡，惟此物未能忘，數年來乞墨於人，無復如意。近有授余油煙墨法者，用麻油燃密室中，以一瓦覆其上，即得煤，極簡易；膠用常法，不多以外料參之，試其所作良佳。大抵麻油則黑，桐油則不黑，世多以桐油賤，不復用麻油，故油煙無佳者。

宣和初，有潘衡者賣墨江西，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，得其秘法，故人爭趨之。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，因問其季子過，求其法，過大笑曰：「先人安有法，在儋耳無聊，衡適來見，因使之別室爲煤，中夜遺火，幾焚廬。翌日，煨燼中得煤數兩，而無膠法，取牛

皮膠以意自和之，不能挺，磊塊僅如指者數十，公亦絕倒，衡因是謝去。」蓋後別自得法，借子瞻以行也。衡今在錢塘，竟以子瞻故，售墨價數倍於前。然衡墨自佳，亦由墨以得名。尤用功，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。

慶歷後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，世莫敢有抗衡者。劉原甫雖出其後，以博學通經自許，文忠亦以是推之。作《五代史》、《新唐書》凡例，多問《春秋》於原甫，及書梁入閣事之類。原甫即爲剖析，辭辨風生。文忠論《春秋》多取平易，而原甫每深言經旨。文忠有不同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，文忠久或不能平。原甫復忤韓魏公，終不得爲翰林學士，將死，戒其子弟，無得遽出其集，曰：「後百餘年，世好定，當有知我者。」故貢父次其集，藏之不肯出，私謚曰「公是先生」。貢父平生亦好諧謔，慢侮公卿，與王荊公素厚，坐是亦相失。及死，子弟次其文，亦私謚曰「公非先生」。原甫百七十五卷，貢父五十卷。

宜興善權、張公兩洞，天下絕境也。壬子夏，余罷建康歸，大雨中枉道過之。張公洞有觀，訪其舊事，惟南唐李氏時碑，言張道陵嘗居爾。善權洞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蟾贖寺碑，蓋嘗廢於會昌中，蟾以己俸贖之。蟾自言太和中，嘗於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。洞之勝處，不可盡名，但恨通明處少，略行三十步，即須秉火而後可見，大抵與張公洞相似。蟾當時藩鎮，名跡合見於史而略無有，惟碑先載蟾奏狀，後具敕書云：「中書門下牒，牒奉敕云云。宜於所奏，仍令浙西觀察使速準此處分，牒至準敕，故牒。」與今尚書省行事不同。今四方奏請，事出有司者，畫旨付逐部符下；因人以請者，以劄子直付其人，而逐部兼行尚書省，皆不自行也。敕後列平章事十人，稱司徒者三，一曰崔，二曰杜，三曰令狐；稱司徒兼太保，不著姓，旁書使者一，稱左僕射杜者一，稱司空夏侯者一，皆帶檢校不名。司徒杜者，悰也；令狐者，綯也；左僕射杜者，審權也；司空夏侯者，孜也，此皆以平章事，故系銜。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路者，巖也；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，確也；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盧者，商也，此皆見宰相也。七人與史皆合，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姓。及曹確後，有工部尚書韋，旁書使，亦當爲又見宰相，三人紀，其表皆不載，不應有遺脫，此不可解。余家藏碑千餘帙，多得前世故事，與史違誤，嘗爲《金石類考》五十卷，此後所得不及錄也。

士大夫於天下事，苟聰明自信，無不可爲，惟醫不可強。本朝公卿能醫者，高文莊一人而已，尤長於傷寒，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，而孫兆、杜壬之徒，始聞其緒余，猶足名一世。文莊，鄆州人，至今鄆多醫，尤工傷寒，皆本高氏。余崇寧、大觀間在京師，見董汲、劉寅輩，皆精曉張仲景方術，試之數驗，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。子瞻在黃州，蘄

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，得仲景意。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，初不見於前世醫書，自言得之於異人，凡傷寒，不問證候如何，一以是治之無不愈。子瞻奇之，爲作序，比之孫思邈三建散，雖安常不敢非也，乃附其所著《傷寒論》中，天下信以爲然。疾之毫厘不可差，無甚於傷寒，用藥一失其度，則立死者皆是，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？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，太學諸生信之尤篤，殺人無數。今醫者悟，始廢不用。巢谷本任俠好奇，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，不得志，客黃州，子瞻以故與之遊。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，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，事本不相因，而趨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，人之惑，蓋有至是也。

天下之禍，莫甚於殺人；爲陰德者，亦莫大於活人。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掃武臣射殺掃下一黿，未幾死而還魂，雲爲黿訴於陰府，力自辨黿數敗掃，以其職殺之，故得免，而陰官韓魏公也，冥間呼爲真人。余始不信，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，雲裕陵所宣諭，乃不疑。且殺一黿猶能訴，而況人乎？兵興以來，士大夫多喜言兵，人人自謂有將略，且相謂必敢於殺人，余蓋聞而懼也。兵事雖以嚴終，而孫武著書，列智、仁、信、勇、嚴五物，而不以嚴先四者，蓋孫武猶知之《書》所謂「威克厥愛允濟，愛克厥威允罔功」者，臨敵誓師之言，非平居禦眾之辭，世每托此以爲說，亦未之思也。

余在許昌，歲適大水災傷，西京尤甚，流殍自鄧、唐入吾境，不可勝計。余盡發常平所儲，奏乞越常制賑之，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，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。一日詢左右曰：「人之無子者，何不收以自畜乎？」曰：「人固願得之，但患既長，或來歲稔，父母來識認爾。」余爲閱法則「凡因災傷棄遺小兒，父母不得復認」，乃知爲此法者，亦仁人也。夫彼既棄而不育，父母之恩則已絕，若人不收之，其誰與活乎？遂作空券數千，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，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，明書於券付之，略爲籍記，使以時上其數，給多者賞。且分常平余粟，貧者量授以爲資。事定，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，皆奪之溝壑，置之繈褓。此雖細事不足道，然每以告臨民者，恐緩急不知有此法，或不能出此術也。

老子、莊、列之言，皆與釋氏暗合，第學者讀之不精，不能以意通爲一。古書名篇，多出後人，故無甚理。老氏別《道德》爲上下篇，其本意也，若逐章之名，則爲非矣。惟莊、列似出其自名，何以知之？《莊子》以內外自別，內篇始於《逍遙遊》，次《齊物》，又其次《養生主》，然後曰《人間世》，繼之以《德充符》、《應帝王》而篇盡矣。《列子》不別內外，而名其篇曰《天瑞》，瑞與符比，言非相謀而相同。自《養生主》而上，釋氏言出世間法也；自《人間世》而下，人與天有辨矣。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，

莊子謂之符，列子謂之瑞，釋氏有言信心，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，其道一也。自熙寧以來，學者爭言老莊，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，與吾儒更相附會，是以虛誕矯妄之弊，語實學者群起而攻之。此固學者之罪，然知此道者，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。《逍遙遊》何以先《齊物》？曰：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，是猶有物也。若本未嘗有物，則不待齊而與道適，無往而不逍遙矣。《養生主》何以次《齊物》？生者我也，物者彼也，此《中庸》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，充之則可贊天地之化育。然則是亦世間法耳，何足爲出世間法乎？曰：非也，氣之爲雲也，雲之爲雨也，由地而升者也。方雲雨之在上，謂之地可乎？及其降於地，則亦雨而已。列子言其全，莊子言其別，此列子所以混內外而直言天瑞，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，合是三者而更爲用，則天與人莫之有間矣。吾爲舉子時，不免隨眾讀此二書，心獨有見於此。爲丹徒尉，甘露仲宣師授法於圓照本，久從佛印、了元遊，得其聰明妙解。吾常爲言之，每撫掌大笑，默以吾說爲然。俯仰四十年，今老矣，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，未之得也。

莊子言：「舉天下譽之不加勸，舉天下非之不加沮。」又曰：「與其譽堯而非桀，不若兩忘而化其道。自我言，雖天下不能易；自人言，雖堯舜無與辨。處毀譽者，如是亦足矣乎。」曰：「此非忘毀譽之言，不勝毀譽之言也。」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！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於名實者，故激而爲是言耳。孔子曰：「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？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」毀譽之來，不考其實，而逆以其名折之，以求其當，雖三代無是法也。進九官者，視其所譽以爲賢；斥四凶者，審其所不與爲罪，如是而已矣。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，至於所不能勝，則孔子亦無可奈何，置之而不言。置而不言，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，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。孔子正言之，莊周激言之，其志則一爾。叔孫武叔毀孔子於朝，何傷於孔子乎？

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，然人疾苟無大故，貧不可得藥，能各隨其證而施之，亦不爲小補。蓋疾雖未必死，無藥不能速愈，呻吟無聊者固可憫，其不幸遲延，苟變而生他證，因以致死者多矣。方其急時，有以濟之，雖謂之起死可也。今列郡每夏歲支系省錢二百千，合藥散軍民，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。爲郡者類不經意，多爲庸醫盜其直，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。余在許昌，歲適多疾，使有司修故事，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，可以知其怠也。遂並出千緡，市藥材京師，余親督眾醫分治，率幕官輪日給散，蓋不以爲職而責之，人人皆喜從事，此何憚而不爲乎？自余居此山，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於一鄉，患無人主其事，余力不能自爲，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誌，未能也。然今年余家婢多疾，視藥囊常試有驗者，審其證用之，十人而十愈，終幸推此以及鄰裏乎？

陸宣公在忠州，集古方書五十篇。史云「避謗不著書」，故事爾，避謗不著書可也，何用集方書哉？或曰「忠州邊夷多瘴癘，宣公多疾，蓋將以自治」，尤非也。宣公豈以一己爲休戚者乎？是殆援人於疾若死亡而不得者，猶欲以是見之。在他人不可知，若宣公，此誌必矣。古之名醫扁鵲、和緩之術，世不得知，自張仲景、華佗、胡洽、深師、徐彥伯有名一世者，其才術皆醫之六經，其傳有至於今，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。孫真人爲《千金方》兩部，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，必以陰功協濟，而後可得成仙。思邈爲《千金前方》，時已百餘歲，固以妙盡古今方書之要，獨傷寒未之盡，似未盡通仲景之言，故不敢深論。後三十年作《千金翼》，論傷寒者居半，蓋始得之，其用誌精審不苟如此。今通天下言醫者，皆以二書爲司命也。思邈之爲神仙，固無可疑，然唐人猶記中間有用虻蟲、水蛭之類，諸生物命不得升舉，天之惡殺物者如是，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，況宣公之志乎！

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，貧下人多不驗；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，富貴人多不驗。吾始疑之，乃卒然而悟曰：「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，其疾致之，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，非以古方術求之，不能盡得。貧下人驟得於寒暑、燥濕、饑飽、勞逸之間者，未必皆真疾，不待深求其故，苟一物相對，皆可爲也，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。」今小人無知，疾苟無大故，但意所習熟，知某疾服某藥，得百錢鬻之市人，無不愈者。設與之以非其所知，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。況古方分劑、湯液，與今多不同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，《素問》有爲異法、方法立論者，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，即此理。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，亦不可盡廢也。

今歲熱甚，聞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，此皆虛人、勞人，或饑飽失節，或素有疾，一爲暑氣所中，不得泄，則關竅皆窒，非暑氣使然，氣閉塞而死也。產婦、嬰兒尤甚。古方治暑無他法，但用辛甘發散疏導，心氣與水流行，則無能害之矣。因記崇寧己酉歲余爲書局時，一養仆爲馳馬至局中，忽仆地，氣即絕，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，皆不驗，已逾時，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，道上熱土雜研爛，以新水和之，攄去滓，刈其齒灌之，有頃即蘇，至暮，此仆復爲余禦而歸。乃知藥病相對，有如此者。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，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。沈存中、王聖美皆著其說，而余親驗之。乃使書百許本，散給遠近，庶幾有救其急者也。

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，文正奇其才，謂他日必能爲帥，乃以將略授之。達道亦不辭，然任氣使酒，頡頏公前，無所顧避。久之，稍遨遊無度，侵夜歸，必被酒，文正雖意不甚樂，終不禁也。一日伺其出，先坐書室中，熒然一燈，取《漢書》默讀，意將以愧之。

有頃，達道自外至，已大醉，見公長揖曰：「讀何書？」公曰：「《漢書》。」即舉首攘袂曰：「高帝何如人也？」公微笑，徐引去，然愛之如故。章子厚嘗延一太學生在門下，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，子厚極惡之。適至書室，見其講《易》，略問其說，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。子厚大怒曰：「何敢對吾亂道？」亟取杖，命左右擒，欲擊之，其人哀鳴，乃得釋。達道後卒爲名臣，多得文正規模，故子瞻挽詞云：「高平風烈在。」而子厚所欲杖者，紹聖間爲相，亦使爲館職，然終無聞焉。文正之待士，與子厚之暴雖有間，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爾。

宣和間道術既行，四方矯僞之徒，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，皆假古神仙爲言，公卿從而和之，信而不疑。有王資息者，淮甸間人，最狂妄，言師許旌陽；王老誌者，濮州人，本出胥史，言師鐘離先生；劉棟者，棣州人，嘗爲舉子，言師韓君文，三人皆小有術動人。資息後有罪誅死，棟爲直龍圖閣，宣和末林靈素敗，乞歸。唯老誌狡獪，有智數，不肯爲己甚，館於蔡魯公家，自言鐘離先生日相與往來，自始至，即日求去。每戒魯公速避位，若將禍及者，魯公頗信之。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。一日，苦口爲魯公言其故，翌日魯公見之，輒瘖不能言，索紙書雲其師怒泄天機，故瘖之。魯公爲是力請，乃能於盛時遽自引退。魯公有妾爲尼，嘗語余親見老誌事。魯公每聞其言亦懼，嘗密語所親妾，喟然云：「吾未知他日竟如何！」惜其聽之不果也。

劉貢父言：杜子美詩所謂「功曹非復漢蕭何」，以爲誤用鄧禹事。雖近似，然鄧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語，非鄧禹實爲功曹，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。今日見王洋舍人云：「《漢書·高帝紀》言蕭何爲主吏，孟康註：主吏，功曹也。」吾初不省，取閱之，信然。則知子美用事精審，未易輕議。

蘇明允本好言兵，見元昊叛，西方用兵久無功，天下事有當改作，因挾其所著書，嘉祐初來京師，一時推其文章。王荊公爲知制誥，方談經術，獨不嘉之，屢詆於眾，以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。會張安道亦爲荊公所排，二人素相善，明允作《辨奸》一篇，密獻安道，以荊公比王衍、盧杞，而不以示歐文忠。荊公後微聞之，因不樂子瞻兄弟，兩家之隙，遂不可解。《辨奸》久不出，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，請爲明允墓表，特全載之，蘇氏亦不入石。比年，少傳於世。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，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、囚首喪面者，亦不至是也。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爲樞密使，時軍政久弛，士卒驕惰，欲稍裁制，恐其忤怨而生變，方陰圖以計爲之，會明允自蜀來，乃探公意，遽爲書，顯載其說，且聲言教公先誅斬。公覽之大駭，謝不敢再見，微以咎歐文忠，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，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。累年始得召，辭不至，而爲書上之，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。時魏

公已爲相，復移書魏公，訴貧且老，不能從州縣待改官。譬豫章橘柚，非老人所種，且言天下官豈以某故冗耶？歐文忠亦爲言，遂以霸州文安縣主簿，同姚辟編修太常因革禮雲。

楊文公《談苑》載，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，儼言：「今四方僭偽主各能爲之，若求工則廢務，不工則爲所窺。」世宗遂不復作。度當時所作詩，必不甚佳，故儼云爾。非世宗英偉，識帝王大略，豈得不以儼言爲忤，又安能即棄去？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。安祿山亦好作詩，作《櫻桃》詩云：「櫻桃一籃子，半青一半黃。一半寄懷王，一半寄周贊。」或請以「一半寄周贊」句在上則協韻，祿山怒曰：「豈肯使周贊壓我兒耶？」因讀《祿山事跡》及之，聊發千載一笑。

《唐書》載陸余慶與趙正固、盧藏用、陳子昂、杜審言、宋之問、畢御名、郭襲微、司馬子微、釋懷一爲方外十友，正固、襲微名跡不甚顯，審言、之問輩皆一時文士傑出，子微超然物外，懷一又佛氏。人固患交遊多則多事，然亦何可盡絕。誠使有審言、之問之徒賦詩論文，子微談方外之事，懷一論釋氏之說，朝夕相與，從容於無事之境，其樂豈可既乎？史言方武后、中宗時，士多暴貴驟顯，其禍敗誅死亦不旋踵，獨余慶官太子詹事，雖不甚顯，訖無咎悔。觀其所處若此，世間憂患其孰能累之？吾去市朝久，竄跡深山窮谷之間，不復與當世士相接，士亦莫肯從吾遊，獨念有如此十人者，或可庶幾余慶之志。而唯故人子二三輩與門生時時相過，文采議論，燦然可觀，求子微、懷一，蓋沅江九肋也。余慶有子璪，爲中書令蕭嵩所知，嵩罷宰相，後來者使陰求其短。璪乃曰：「與人交，過且不可言，而況無有乎！」蓋璪猶有餘慶風烈，吾諸兒雖碌碌，亦若修謹厚重者，尚能推吾誌爲陸璪否耶？

道士楊大均，蔡州人，善醫，能默誦《素問》、《本草》及兩部《千金方》四書，不遺一字，與人治病，診脈不出藥，但雲此病若何，當服何藥，是在《千金》某部第幾卷，即取紙書授之，分兩不少差。余在蔡州，親見其事類若此。余嘗問：「《素問》有記性者或能誦，《本草》則固難矣，若《千金》，但藥名與分兩劑料，此有何義而可記乎？」大均言：「古之處方，皆因病用藥，精深微妙，苟通其意，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，一見何可忘也！」大均本染家子，事父孝，醫不受賻謝，積其齋施之余，葬內外親三十八喪。方宣和間道教盛行，自匿名跡，惟恐人知。蔡魯公聞之，親手以書延致，使者數十返，不得已一往，留數日即歸，不受一錢。余在南京，嘗許余避難來山中，未及行而虜陷蔡州。後聞虜知其名，厚禮之，與之俱去，今不知存亡。使其果來，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，此亦一勝士也。因論余慶事，悵然懷之。

晉人貴竹林七賢，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。初若欲避世遠禍者，然反由此得名，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。自東漢末世，人以名節爲重，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，天下豪傑無一人免者。孔北海雖不在其間，而不容於曹操，亦坐名高故也。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，惟管幼安爾。七人如向秀、阮咸，亦碌碌常材，無足道，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。山巨源自有志於世，王戎尚愛錢，豈不愛官，故天下少定，皆復出。巨源豈戎比哉，而顏延之概黜此二人，乃其躁忿私情，非爲人而設也。唯叔夜似真不屈於晉者，故力辭吏部，可見其意。又魏宗室婿，安得保其身，惜其不能深默，絕去圭角。如管幼安，則庶幾矣。阮籍不肯爲東平相，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，後卒爲公卿，作勸進表，若論於嵇康前，自宜杖死。顏延之不論此而論濤、戎，可見其陋也。

《高僧傳略》載孫綽《道賢論》，以當時七僧比七賢，竺法護比山巨源，帛法祖比嵇叔夜，竺法乘比王浚沖，竺法深比劉伯倫，支道林比向子期，竺法蘭比阮嗣宗，於道邃比仲容，各以名跡相類者爲配，惜不見全文。七人支道林最著，其餘亦班班見《世說》。晉人本超逸，更能以佛理佐之，宜其高勝不凡，但恨當時未有禪經文，傳者亦未廣，猶以老莊爲宗。竺法深，王敦之弟，賢於王氏諸人遠矣。即支遁求買沃州報之，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，蓋遁猶輸此一著，想見其人物也。

陸機以齊王冏矜功自伐，作《豪士賦》刺之，乃托身於成都王穎，謂可康隆晉室，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。處危亂之世，而用心若此，又濟之以貪權喜功，雖欲苟全可乎？機初入朝，盧誌問：「陸遜、陸抗於君遠近？」機曰：「如君於盧毓、盧珽。」既起，陸雲曰：「殊邦遐遠，客主未相悉，何至於此？」機曰：「我祖父名播四海，豈不知耶？」《晉史》以爲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，意機優乎？雲優乎？度《晉史》意，不書於雲傳而書於機傳，蓋謂機優也。以吾觀之，機不逮雲遠矣。人斥其祖父名，固非是，吾能少忍，未必爲不孝，而亦從而斥之，是一言之間志在報復，而自忘其過，尚能置大恩怨乎？若河橋之敗，使機所怨者當之，亦必殺矣。雲愛士不競，真有過機者，不但此一事。方穎欲殺雲，遲之三日不決。以趙王倫殺趙浚、赦其子驤而復擊倫事勸穎殺雲者，乃盧誌也。兄弟之禍，誌應有力，哀哉！人惟不爭於勝負強弱，而後不役於恩怨愛憎，雲累於機，爲可痛也！

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，聞步兵廚酒美，復求爲校尉。史言雖去職，常遊府內，朝宴必預，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。以吾觀之，此正其詭譎，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，故示戀戀之意，以重相諧，結小人情偽，有千載不可掩者。不然，籍與嵇康，當時一流人物也，

何禮法之士疾籍如仇，昭則每爲保護，康乃遂至於殺身，籍何以獨得於昭如是耶？至勸進之文，真情乃見。籍著《大人論》，比禮法士爲群虱之處褌中，吾謂籍附昭，乃褌中之虱，但偶不遭火焚耳。使王浚、毋邱儉等一得志，籍尚有噍類哉！

《洛陽伽藍記》載，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，雖盛暑，暴之日中，經旬不壞。今玉友之佳者，亦如是也。吾在蔡州，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，陸走七程，不少變。又嘗以餉範德孺於許昌，德孺愛之，藏其一壺忘飲，明年夏復見，發視如新者。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，謂其可千里遺人，如鶴一飛千里。或曰騎驢酒，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。白墮乃人名，子瞻詩云「獨看紅蕖傾白墮」，恐難便作酒用。吳下有饌鵝設客，用王逸少故事，言請過共食右軍，相傳以爲戲。傾曰「白墮」，得無與「食右軍」爲偶耶？

《續漢・禮儀志》記歲八月，民年八十賜玉杖，端以鳩爲飾。鳩者，不噎之鳥，欲老人不噎。而《風俗記》又言，漢高帝與項籍戰京索間，兵敗，伏叢薄中，有鳩鳴其上，追者不疑，得免，即位作鳩杖賜老人，此絕無稽考。高祖雖敗，其肯伏叢薄耶？余親戚有爲光州守，得古銅鳩一，大半掌許，俯首斂翼，具尾足，若蹲伏，腹虛，其中有圈穿腹，正可受杖，制作甚工，以遺余，疑即漢鳩杖之飾。因以爲杖，艮是首輕而尾重，舉之則探前偃後，蓋如此乃可取力，此所以佐老人也。

陸希聲所隱君陽山，或曰頤山，在宜興湖洑。今金沙寺，其故宅也。建炎己酉春，敵犯維揚，余從大駕渡江，夜相失，從吏皆亡去，與劉希範徒步間道至常州南，遇潰兵，欲爲劫，遮余二人，不得去。適有小校馳馬自旁過，則余錢塘舊麾下也。亟下拜，余卒乃其所隸，亟叱去，挽小舟授予，教使入荊溪，走長興，是日微小校幾不免。夜抵湖洑，因求宿金沙寺中，夕不能寐，起行寺外，月色翳翳然。因記希聲舊廬，時予慕此山久矣，望之若不可得，安知今乃與汝曹從容燕息，且六七年乎？余家有希聲自著《君陽山記》一卷，敘其景物亭館，略有二十餘處，如輞川，即爲兵火所焚毀矣，後爲相，既罷，迫鳳翔李茂貞兵，避難死道上，蓋不能終有其居也。希聲材本無他長，隱操亦無可錄，故不量力，幸於苟得以喪其身。與朱樸、陸魯望同召，其志趣略與朱樸相類，尚不如魯望，能辭行，即老甫裏也。方閑居時，內供奉僧辯光以善書得幸，嘗從希聲授筆法，祈使援己，乃以詩寄之云：「筆下龍蛇似有神，天池雷雨變逡巡。寄言昔日不龜手，應念江頭洴澼人。」辯光即以名達貴幸，乃得召。昭宗末年求士甚急，其志良可哀。觀其傾倒於朱樸，則待希聲宜亦然。不得已取之左右，正坐盧攜、崔緇郎輩，不能致天下賢者故爾。然所獲乃如希聲，能無愧其君乎？辯事亦見楊文公《談苑》。國初去唐未遠，猶有所傳聞，文公之言，宜可取信，而修《新唐書》無取以獻者，故傳辭甚略，後世猶得借其山

以爲重也。

杜子美詩云：「張公一生江海客，身長九尺須眉蒼。征起適值風雲會，扶顛始知籌策良。」此謂張鎬也。舊史載鎬風儀偉岸，廓落有大志，好談王霸大略。讀子美詩，尚可想見其人。杜周士《人物志》云：至德初，詔朝臣各舉所知。蕭昕爲起居舍人，薦鎬。以褐衣召見，拜左拾遺。來瑱爲贊善大夫，鎬薦材堪將帥。《唐書》鎬、瑱傳皆不載，而《鎬傳》云：天寶末，楊國忠執政，求天下士爲己重，聞鎬材，薦之，釋褐，拜左拾遺。二書言鎬得官略同。若天寶末果已用於國忠，則至德初安得更爲昕薦耶？國忠爲相在天寶十二載，去亂先一年，正淫湎極惡之際，豈知以天下士爲重？亦非子美所謂「征起適值風雲會」者也。至《瑱傳》乃云：始用張鎬，薦爲潁川太守，以母憂去。祿山反，再用張垍薦，奪喪，復爲潁川。今紀書瑱自贊善大夫爲潁川太守在天寶十四載，即至德元年祿山反後，與《人物志》合，是鎬方起家，何能及瑱？而張垍兄弟自京師陷即從祿山，未嘗見明皇，亦何爲復薦瑱？史於瑱事繆誤如此，則鎬之失無足怪，昕亦可謂知人矣。昕本篤厚長者，造次不失臣節，此二事尤奇特，恨史不能表出之。天下多士，左右近臣皆能爲國得將相如昕，亂何足平也？

元次山父延祖爲舂陵丞，輒棄官去，曰：「人生衣食可適饑飽，不宜復有所須。每灌園掇薪，以爲有生之役，外此吾不思也。」余少觀此，未嘗不三復其言，今叨冒已過多，乃得復行延祖之志，自安一壑，其愧之深矣。然安祿山反，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：「而曹逢世多故，不得自安山林。」勉勵名節，無近羞辱，則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，亦不必皆出一道，但問義所安否如何。故次山出，舉進士制科，慨然以當世爲念，隨其所爲，皆有以表見，豈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語是耶？余老矣，自度無補於世，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，不敢爲延祖之言。今從吾於此固善，苟自激昂，雖州縣簿書米鹽之役，粗有一事可施於民，亦不廢汝曹仕也。若非其義，雖一日九遷，不特爲士者恥之，正恐不免羞辱，亦延祖之所畏也。

蘇州白樂天手植檜，在州宅後池闕光亭前。余政和初嘗見之，已槁瘁，高不滿二丈，意非四百年物，真僞未知也。後爲朱沖取獻，聞槁死於道中，乃以他檜易之，禁中多不知。又有言華亭悟空禪師塔前檜亦唐物，詔沖取之，檜大，不可越橋梁，乃以大舟即華亭泛海，出楚州以入汴。即行，一日張帆風猛，檜枝與帆低昂，不可制，舟與人皆沒。長興大雄寺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，中空裂爲四，枝蔭半庭，質如金石，相傳以爲霸先所植。又欲取以獻，會聞悟空檜沈海，乃已。賢者因物幸托以不朽，然此三檜，一槁死於道，一沈於海，一僅以免，蓋欲爲道旁橛株，不可得也。

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、阮弦各二，皆以爲然，獨朱文濟執不可。帝怒，屢折辱之。樂成以示文濟，終不肯彈，二樂後亦竟廢不行。崇寧初，大樂闕徵調，有獻議請補者，並以命教坊燕樂同爲之。大使丁仙現云：「音已久亡，非樂工所能爲，不可以意妄增，徒爲後人笑。」蔡魯公亦不喜。蹇授之嘗語予，雲見元長屢使度曲，皆辭不能，遂使以次樂工爲之。逾旬，獻數曲，即今《黃河清》之類，而終聲不諧，末音寄殺他調。魯公本不通聲律，但果於必爲，大喜，亟召眾工按試尚書少庭，使仙現在旁聽之。樂闋，有得色，問仙現何如，仙現徐前，環顧坐中曰：「曲甚好，只是落韻。」坐客不覺失笑。

鄭處誨《明皇雜錄》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，時方秋，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，九齡惶恐，作賦以獻，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，故方秋賜扇以見意。《新書》取載之本傳。據《曲江集》賦序雲，開元二十四年盛夏，奉敕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，九齡與焉，則非秋賜，且通言宰相，則林甫亦在，非獨爲曲江而設也。所謂「縱秋氣之移奪，終感恩於篋中」者，彼自知仙客之忤，而懼林甫之讒，故因致意爾。不然，帝果將廢黜而迫之以扇，不亟引退，猶獻賦云云，乃是顧戀不忍去，托祈哀以幸苟容，尚何足爲曲江哉？此正君子大節進退，而一言之誤，遂使善惡相反，不可不辨。乃知小說記事，苟非耳目所接，安可輕書也。

祖宗故事，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，然須用人薦，且試而後除進士，聲律固其習，而制科亦多由進士，故皆試詩賦一篇。唯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，未嘗歷進士。既召試，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，詔試策論各一。自是遂爲故事，制科不試詩賦，自富公始，至子瞻復不落策，而試論三篇。

人欲常和豫快適，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歉。孟子言「仰不愧天，俯不怍人」爲一樂，此非身履之，無以知聖賢之言爲不妄也。吾少從峽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，樂君好舉東海延篤書語人曰：「篤云『吾昧爽梳櫛，坐於客堂，朝則誦羲文之《易》，虞夏之《書》，歷姬旦之典禮，覽仲尼之《春秋》。夕則逍遙內階，詠《詩》南軒，百家眾氏，投閑而作，不知天之爲蓋，地之爲輿，不知世之有人，己之有軀。』其所以然者，乃在於自束修以來，爲人臣不陷於不忠，爲人子不陷於不孝，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因自謂有得於篤者。」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，艱險百罹，未嘗獲伸眉一笑，其間雖或出於非意，然推其故，非得罪於君親，則必不能無愧於上下之交，苟免此四事，未有不休休然者。童子之所聞，久而後知也。

《歸去來辭》云「雲無心而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」，此陶淵明出處大節，非胸中實有此境，不能爲此言也。前輩論賈島《送炭》詩，云「暖得曲身成直身」，蓋雖微事，苟出其情，終與摹寫仿效牽率而成者異也。今或內實躁忿而故爲閑肆之言，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，雖用盡力，使人讀之終無味。杜子美云「水流心不競，雲在意俱遲」，吾嘗三復愛之。或曰子美安能至此？是非知子美者。方至德、大歷之間，天下鼎沸，士固有不幸罹其禍者，然乘間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。子美聞難間關，盡室遠去。及一召用，不得志。卒饑寒，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，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，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？然耳目所接，宜其了然，自與心會，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。

杜佑爲司徒，年過七十未請老。裴晉公爲舍人，因高郢致仕，命辭曰：「以年致仕，抑有前聞。近代寡廉，罕由斯道。」蓋譏之也。元祐初，詔起範蜀公爲提舉萬壽觀，力辭不至，其表曰：「六十三而致仕，抑有前聞；七十四而復來，豈雲得體。」蜀公性真純，暮年文字尤簡直，不甚經意。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重事，覽之笑曰：「景仁也，不看腳下，知其意不在己也。」

司馬溫公作獨樂園，朝夕燕息其間。已而遊嵩山疊石溪而樂之，復買地於旁，以爲別館。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，不能常有，故其詩有「暫來還似客，歸去不成家」之句。今余既家於此，客至留連，未嘗不愛賞，顧戀不能去，而余浩然自以爲主，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恨，豈不快耶？

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，其南廡與樞密後廊中分，門乃西向。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，非學士所得常居，惟禮上之日，得略坐其東，受院吏參謁而已。其後爲主廊，北出直集英殿，則所謂北門也。學士僅有直舍，分於門之兩旁。每鎖院受詔，乃與中使坐主廊。余爲學士時，始請辟兩直舍，各分其一間，與北門通爲三，以照壁限其中，屏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上，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，當時以爲美談。後聞王丞相將明爲承旨，太上皇眷愛之厚，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，中爲殿曰「右文」，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。同時流輩殆盡，爲之慨然也。

歐文忠《內制集序》，歷記其爲學士時事，幸藏其稿，以爲退居談笑之資。略云：「涼竹簟之暑風，曝茅檐之冬日。睡余支枕顧瞻，玉堂如在天上。時覽所載，以誇田夫野老。」士大夫爭誦之，蓋願欲爲公而不可得也。然公屢請得謝歸，不及年而薨，未必能償此誌，而余向者辱出公後，亦獲掛名於石刻之末，暑風冬日享之此地，乃十有一年，如公所雲實飽之矣。但比歲戎馬之余，觸事興念，不能盡終前日之志爲可恨。每念爲學士者

不爲不多，未必皆知此適。如公知之而不及享，余享之而不得久，則天下如意事，豈易得耶？

晁任道自天臺來，以石橋藤杖二爲贈，自言親取於懸崖間，柔韌而輕，堅如束筋。余往自許昌歸，得天壇藤杖數十，外圓，實與此不類，而中相若。時余年四十三，足力尚強，聊以爲好而非所須，置之室中，不及用，悉爲好事者取去。今老矣，行十許步輒一歇，每念之不可復致，而得任道之惠，蓋喜不自勝也。門生邵大受復遺淳安木竹杖六，節密而內實，略如天壇藤，間有突起如鶴膝者，非峭勁敵風霜不能爾也。此即贊寧《筍譜》本出錢塘靈隱山，今不知有否，當求其種植之，以爲後計。晉人謂許遠遊健於登陟，不特有勝情，亦有濟勝之具。今吾所以濟勝者，不求之足，而求之杖，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？若遇遠遊，當不免一笑，使孔光見之，可免爲靈壽之辱也。

歐文忠作範文正神道碑，累年未成。範丞相兄弟數趣之，文忠以書報曰：「此文極難作，敵兵尚強，須字字與之對壘。」蓋是時，呂申公客尚眾也。余嘗於范氏家見此帖，其後碑載初爲西帥時與申公釋憾事曰：「二公歡然，相約平賊。」丞相得之曰：「無是。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。」請文忠易之，文忠怫然曰：「此吾所目擊，公等少年，何從知之？」丞相即自刊去二十餘字，乃入石。既以碑獻文忠，文忠卻之曰：「非吾文也。」然碑載章獻太后朝正事，謂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，因公爭而止。蘇明允修因革禮，見此禮實嘗行。公亦自知其誤，則銘誌書事固不容無誤，前輩所以不輕許人也。范公忠義，欲以身任社稷，當西方謀帥時，不受命則已，苟任其責，將相豈可不同心？歡然釋憾，乃是美事，亦何傷乎？然余觀文正奏議，每訴有言，多爲中沮不得行。未幾，例改授觀察使。韓魏公等皆受，而公獨辭甚力，至欲自械系以聽命，蓋疑以俸厚啖之。其後卒以擅答元昊書罷帥奪官，則申公不爲無意也。文忠蓋錄其本意，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，兩者自不妨。惜文忠不能少損益之，解後世之疑，豈碑作於仁宗之末，猶有諱而不可盡言者，是以難之耶？

子瞻《山光寺》詩「野花鳴鳥亦欣然」之句，其辨說甚明，蓋爲哲宗初即位，聞父老頌美之言而雲。神宗奉諱在南京，而詩作於揚州。余嘗至其寺，親見當時詩刻，後書作詩日月。今猶有其本，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。始過揚州則未聞諱，既歸自揚州，則奉諱在南京，事不相及，尚何疑乎？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，乃雲公至揚州，常州人爲公買田。書至，公喜而作詩，有「聞好語」之句，乃與辨辭異。且聞買田而喜可矣，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，尤與本意不類，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耶？然此言出於子由，不可有二，以啟後世之疑。余在許昌，時誌猶未出，不及見，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。

子瞻在黃州，病赤眼，逾月不出。或疑有他疾，過客遂傳以爲死矣。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，景仁絶不置疑，即舉袂大慟，召子弟具金帛，遣人赗其家。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，當先書以問其安否，得實吊恤之未晚。乃走僕以往，子瞻發書大笑，故後量移汝州，謝表有云：「疾病連年，人皆相傳爲已死。」未幾，復與數客飲江上，夜歸，江面際天，風露浩然，有當其意，乃作歌辭，所謂「夜闌風靜縠紋平，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」者，與客大歌數過而散。翌日，喧傳子瞻夜作此辭，掛冠服江邊，拏舟長嘯去矣。郡守徐君猷聞之，驚且懼，以爲州失罪人，急命駕往謁，則子瞻鼻鼾如雷，猶未興也。然此語卒傳至京師，雖裕陵亦聞而疑之。

文潞公知成都，偶大雪，意喜之，連夕會客達旦。帳下卒倦於應待，有違言，忿起折其井亭，共燒以禦寒。守衙軍將以聞，公曰：「今夜誠寒，更有一亭可折，以付余卒。」復飲至常時而罷。翌日，徐問先折亭者何人，皆杖脊配之。

沈翰林文通喜吏事，每覺有疾，藥餌未驗，亟取難決詞狀，連判數百紙，落筆如風雨，意便欣然。韓持國喜聲樂，遇極暑輒求避，屢徙不如意，則臥一榻，使婢執板緩歌不絶聲，展轉徐聽，或頷首撫掌，與之相應，往往不復揮扇。範德孺喜琵琶，暮年苦夜不得睡，家有琵琶、箏二婢，每就枕，即使雜奏於前，至熟寐，乃方得去。人性固不能無喜好，亦是不能處閑，故必待一物而後遣。余少時苦上氣，每作輒不能臥，藥餌起居須人乃能辦。侍先君官上饒，一日秋晚，遊鵝湖，中夕疾作，使令既非素所知，篋中適不以藥行，喘懣，頃刻不度。起吹燈，據案，偶見一《易》冊，取讀數十板，不覺遂平。自是每疾作，輒用此術，多愈於服藥，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。

前輩作四六，不肯多用全經語，惡其近賦也。然意有適會，亦有不得避者，但不得強用之爾。子瞻作呂申公制云：「既得天下之大老，彼將安歸；乃至國人皆曰賢，夫然後用。」氣象雄傑，格律超然，固不可及。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，晚爲表章尤溫潤閑雅。《青州謝上表》云：「雖進退必由其道，每願學於古人。然功烈如此其卑，終難收於士論。」何傷其用經語也。自大觀後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，於是相與裒次排比，預蓄以待問，不問其如何。粗可牽合，則必用之，雖有甚工者，而文氣掃地矣。

孫龍圖莘老喜讀書，晚年病目，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，使其子端取《西漢》、《左氏》等數書，授以句讀，每瞑目危坐室中，命二人更讀於旁。終一策則易一人，飲之酒一杯，使退，卒亦自喜不難。今吾雖力屏俗事，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，亦不能遽忘

此累。幸左右無此黠者以益其疾，每顧一二村童，殆是良藥也。

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，今爲道觀。唐李陽冰爲令時，書「黃帝祠宇」四大字尚存。山水奇秀，見之圖畫，殆不可名狀。己酉冬，避地將之處州，道縉雲，暫舍於縣南之靈峰院。束裝欲往遊，聞潰兵入境，遽止。其東十里有崇道院，謂之小仙都，一日可往返。兵既退，乃乘間冒微雪過之，時臘已窮矣。迂折行山峽中，兩旁壁立，溪水貫其下，多灘瀨。遵溪而行，峻厲悍激，與雪相亂，山木攙天，每聞谷中號聲，風輒自上下，雪橫至擊面，仆夫卻立，幾不得前。既至，山愈險，雪愈猛，溪流益急，旁溪有數石，拔起數百丈，不相倚附，其最大者二，略如人行，俯而相先後，俗名新婦阿家石。望之如玉筍，擁鼻仰視，神觀聳然，欲與之俱升。寒甚，不可久留，乃還。至家已入夜，四山晃蕩盡白，不能辨道。索酒飲無有，燃松明半車，僅得溫。今日熱甚，聊爲一談，望梅尚可止渴，聞此當灑然也。

唐制取士用進士、明經二科，本朝初唯用進士，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。仁宗慶歷後稍修取士法，患進士詩賦浮淺，不本經術。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，而限以間歲取士。舊進士工於詩賦，有聲場屋者，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。如王沂公、鄭毅夫數人取解者，試皆爲第一，謂之「三元」。王簽書巖叟記問絕人，首應明經，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，復科以來一人而已，謂之「明經三元」。

士大夫作小說，雜記所聞見，本以爲遊戲，而或者暴人之短，私爲喜怒，此何理哉！世傳《碧雲騢》一卷，爲梅聖俞作，皆歷詆慶歷以來公卿隱過，雖範文正亦不免。議者遂謂聖俞遊諸公間，官竟不達，慙而爲此以報之。君子成人之美，正使萬有一不至，猶當爲賢者諱，況未必有實。聖俞賢者，豈至是哉！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爲，嫁之聖俞也。此豈特累諸公，又將以誣聖俞。歐文忠《歸田錄》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，不記人之過惡，君子之用心，當如此也。

國初猶右武，廷試進士，多不過二十人，少或六七人。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，更十五榜，所得宰相，畢文簡公一人而已。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，以興文治。是歲一百九人，遂得呂文穆公爲舉首，與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。自是取人益廣，得士益多。百餘年間，得六人者一榜：楊置榜王岐公、韓康公、王荊公、蘇子容、呂晦叔、韓師樸。得四人者一榜：蘇參政易簡榜李文正、向文簡、寇萊公、王魏公，而岐公、康公、荊公皆連名。得三人者四榜：王沂公榜沂公、王文惠、章郇公；劉輝榜劉莘老、章子厚、蔡持正；改科後焦蹈榜徐擇之、白蒙亨、鄭達夫；畢漸榜杜欽美、唐欽叟、呂元直。中間或

一人兩人，而劉輝榜劉莘老、章子厚二人，榜亦連名。蓋莫多於蘇、楊二榜，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，尤爲盛也。

國朝狀元爲宰相，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，相繼得者三人：王沂公、李文定、宋元憲。元憲後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，至靖康元年，何丞相文縝始爲之。梓州臨潼當兩蜀之沖，有廟極靈，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，必禱於祠下，以問得失，無一不驗。文縝嘗語余，頃欲謁而忘之。翌旦，行十餘里始悟，亟下馬，還望默禱而拜。是夕，夢入廟庭，神在簾中，以誥投簾外授文縝，發視之，略如今之誥，亦有詞。文縝猶能成誦，略記有云「朕臨軒策士云云，得十人者，今汝褒然爲舉首云云」，具結銜具所授官。文縝覺而思曰：「今廷試無慮五百人，而言十人，殆以是戲我耶？」既唱名，果爲魁，而第一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，始悟「十人」謂第一甲也，其所授官與誥略同。文縝又言嘗詢他日，歷歷具告而不肯言。然爲相不久，遂委身沙漠，亦嘗預知之否耶？

本朝官稱，初無所依據，但一時造端者自爲，後遂因之不改。觀文、資政殿皆有大學士，觀文稱大觀文，而資政稱大資，此何理耶？宣和間，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，從資政學士稱大宣，是時方重道術，騶唱聲於路，聽者訛爲大仙，人以爲笑，遂改爲大學士。學士有三，而此獨以大名，又何以別耶？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，但稱龍閣。宣和以前，直學士、直閣同爲稱，未之有別也。末年，陳亨伯爲發運使，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，佞之者惡其下同直閣，遂稱龍學，於是例以爲稱。而顯謨閣直學士、徽猷閣直學士欲效之，而難於稱謨學、猷學，乃易爲閣學。閣學士有三，亦何以別耶？然階官皆二字，而中大夫獨一字，舉世稱中大不以爲非，則大學、閣學，亦何足怪也。

古者舉大事，皆避月晦，說者以陰之窮爲諱。《春秋》晉楚鄢陵之戰，特書「甲午晦」以見譏，魯震夷伯之廟，書「乙卯晦」以見異，是也。南郊必用冬至之日，周禮也。皇祐四年，當郊而日至適在晦，宋元憲公爲相，預以爲言，遂改爲明堂，議者以爲得體。有國信不可無儒臣。藝祖四年郊，日至亦在晦，先無知之者，至期竇儼始上聞，不得已，乃用十六日甲子。非日至而郊，惟此一舉，講之不素也。

晏元憲公雖早富貴，而奉養極約，惟喜賓客，未嘗一日不燕飲。而盤饌皆不預辦，客至，旋營之。頃有蘇丞相子容，嘗在公幕府，見每有嘉客必留，但人設一空案、一杯。既命酒，果實蔬茹漸至，亦必以歌樂相佐，談笑雜出。數行之後，案上已燦然矣。稍闌，即罷遣歌樂曰：「汝曹呈藝已遍，吾當呈藝。」乃具筆劄，相與賦詩，率以爲常。前輩風流，未之有比。

晏元憲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，未嘗棄一紙，皆積以傳書。雖封皮亦十百爲沓，暇時手自持熨鬥，貯火於旁，炙香匙親熨之，以鐵界尺鎮案上。每讀得一故事，則書以一封皮，後批門類，按書吏傳錄，蓋今類要也。王莘樂道尚有數十紙，余及見之。

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，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，舊據城闉橫爲屋五間，下瞷虛白，堂不甚高大，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，故爲州者多居之，謂之高齋。既治第衢州，臨大溪，其旁不遠數步，亦有山麓屹然而起，即作別館其上，亦名高齋。既歸，唯居此館，不復與家人相接。但子弟晨昏時至，以二淨人、一老兵爲役。早不茹葷，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，號余慶，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。泉聰明高勝，禪林言「泉萬卷」者是也。日輪一僧伴食，泉三五日一過之。晚略取肉及鮓脯於家，蓋不能終日食素。老兵供掃除之役，事已即去。唯一淨人執事其旁，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，可貯鬥水，及列盥漱之具，亦去。公燕坐至初夜就寢，雞鳴，淨人治佛室香火，三擊磬，公乃起。自以瓶水頮面，趨佛室。暮冬尚能日禮百拜，誦經至辰時。余年二十一，嘗登高齋，尚仿佛其處。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，欣然慕之。今吾居此，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，但不能朝食素，精進佛事，愧之爾。

趙清獻公好焚香，尤喜薰衣。所居既去，輒數月香不滅。衣未嘗置於籠，爲一大焙，方五六尺，設薰爐其下，常不絕煙，每解衣投其間。夫人神氣四體，誠不可不使潔清。孟子言西子蒙不潔，人皆掩鼻而過之，故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可以事上帝，此非獨爲喻者設也。佛氏言眾香國，而養生煉形，亦必以香爲主，故焚柴以事天，燔蕭以供祭祀，達神明而通幽隱，亦一道耳。章子厚自嶺表還，爲余言神仙升舉事，雲形滯難脫，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之，佐以此行，幸能辦。意自言必升舉也，坐客或疑而未和。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，積香數斛，一日盡發，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，默坐其旁，煙盛不相辨，忽躍起，已在峰頂上。語雖近奇，然理或有是。

傳禪者以雲門、臨濟、溈仰、洞山、法眼爲五家宗派。自溈仰而下，其取人甚嚴，得之者亦甚少，故溈仰、法眼先絕，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。延僅得法遠一人，其徒號遠錄公者，將終以教付之，而遠言吾自有師，蓋葉縣省也。延聞，拊膺大慟，遠止之曰：「公無憂，凡公之道，吾盡得之。顧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，不敢自昧爾，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，使追以嗣公可乎？」許之。果得清華嚴清傳道楷，楷行解超絕。近歲四方談禪，唯雲門、臨濟二氏，及楷出，爲雲門、臨濟而不至者，皆翻然舍而從之，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。斯道固無彼此，但末流不能無弊。要之，與之嚴者，其得之必精；

得之精者，其傳之必遠，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。

人之學問皆可勉強，惟記性各有分量，必稟之天。譬之著棋，極力不過能進其所能，至於不可進，雖一著終老不能加也。制科六論以記問爲主，然前輩獨張安道、吳參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，其餘中選後往往即忘之，蓋初但熱記耳。吳正肅公登科爲蘇州簽判，至失心幾年，醫餌以一醉膏乃差。暮年復作，遂不可治。晏元獻、楊文公皆神童，元獻十四歲、文公十一歲，真宗皆親試以九經，不遺一字，此豈人力可至哉！神童不試文字，二公既警絕，乃復命試以詩賦。元獻題目適其素嘗習者，自陳請易；文公初試，一賦立成，繼又請，至五賦乃已，皆古所未聞也。

饒州自元豐末，朱天錫以神童得官，俚俗爭慕之。小兒不問如何，粗能念書，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。以竹籃坐之木杪，絕其視聽。教者預爲價，終一經償錢若干，晝夜苦之。中間此科久廢，政和後稍復，於是亦有偶中者。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，然兒非其質，苦之以至死者，蓋多於中也。

鎮江招隱寺，戴顒宅；平江虎丘靈巖寺，王珣宅；今何山宣化寺，何楷宅。既皆爲寺，猶可仿佛其故處。何山無甚可愛，淺狹僅在路旁，無巖洞，有泉出寺西北隅，然亦不甚壯。招隱雖狹，而山稍曲復幽邃，有虎跑、鹿跑二泉，略如何山，皆不能爲流，唯虎丘最奇。蓋何山不如招隱，招隱不如虎丘。平江比數經亂兵殘破，獨虎丘幸在。嚴陵七里瀨在洞下二十餘里，兩山聳起壁立，連亙七里，土人謂之瀧，訛爲籠，言若籠中。因爲初至爲入瀧，既盡爲出瀧，瀧本音閭江反，奔湍貌，以爲若籠，謬也。七里之間皆灘瀨，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，非是。嚴陵灘最大，居其中，范文正公爲守時，始作祠堂山上，命僧守之。山峻無平地，不能爲重屋。東西二釣臺乃各在山巔，與灘不相及，突然石出峰外，略如臺，上平，可坐數十人，因以名爾。郭文居天柱峰，在余杭縣界，今爲洞霄宮，有大滌洞天，見《晉書·隱逸傳》。此五者，天下所共聞，僅在浙江數州之間。其四皆吾熟遊，而洞霄宮距吾山無三百里，吾領宮事二十年，獨未暇一至，孰謂吾爲愛山者也。

張景修，字敏叔，常州人，篤厚君子。少以賦知名，而喜爲詩，好用俗語，嘗有《謝人惠油衣》云：「何妨包裹如風篷，且免淋漓似水雞。」久在選調，家素貧，晚始改官。既敘年，得五品服，作詩寄所厚云：「白快近來逢素髮，赤窮今日得朱衣。」人或以爲笑，然此其性所好。他詩多佳語，不皆如是也。

司馬文正公在洛下，與諸故老時遊集。相約酒行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，謂之真率會，嘗見於詩。子瞻在黃州，與鄰裏往還。子瞻既絕俸，而往還者亦多貧，復殺而爲三，自言有三養，曰「安分以養福，寬胃以養氣，省費以養財」。今予所居，常過我者許幹譽，此外即鄰之三朱。城中親舊與過客之道境上特肯遠來者，至累月無一二。然山居饌具不時得，吾又不能多飲，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，戲以語客曰：「古者待賓客之禮，有燕有享，而享其殺也，施之各有宜。今邂逅而集者，用子瞻以當享；非時而特會者，用溫公以當燕。」遇所當用，必先舉以告客，雖無不笑，然亦莫吾奪也。

石長卿，眉州人，嘗從黃魯直黔中數年，數爲予誦魯直晚年詩句，得意未及成者數聯，猶記其一云：「人得遨遊是風月，天開圖畫即江山。」以爲尤所珍愛者，不肯輕足成之。

士大夫家祭多不同，蓋五方風俗沿習與其家法所從來各異，不能盡出於禮。古者修其教，不易其俗，故周官教民，禮與俗二者不偏廢，要不遠人情而已。韓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書，參合損益，爲《祭儀》一卷，最爲得中，識者多用之。近見翟公巽作《祭儀》十卷，而未之見也，問其大約，謂如或祭於昏，或祭於旦，皆非是，當以鬼宿渡河爲候，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，必使人仰占以俟之。其他大抵類此，援證皆有據。公巽博學多聞，不肯碌碌同眾，所見必每過人也。

俞淡，字清老，揚州人，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。魯直時年十七八，自稱清風客，清老云：「奇逸通脫，真驥子墮地也。」嘗見其贈清老長歌一篇，與今詩格絕不類，似學李太白，而書乃學周越。元祐間，清老攜以見魯直，欲毀去，清老不肯，乃跋而歸之。黃元明雲魯直舊有詩千餘篇，中歲焚三之二，存者無幾，故自名《焦尾集》。其後稍自喜，以爲可傳，故復名《敝帚集》。晚歲復刊定，止三百八篇，而不克成。今傳於世者，尚幾千篇也。

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，而學不同。子房出於黃老，孔明出於申韓。方秦之末，可與圖天下者，非漢高祖而誰？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，故其初即歸高祖，不復更問項羽，與范增之徒異矣。然而黃老之術，不以身易天下，是以主謀而不主事，圖終而不圖始，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，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。孔明有志於漢者，而度曹操、孫權不在於是，故退耕以觀其人，唯施之劉備爲可，其過荀文若遠矣。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，寧遠介於蜀，伺二氏之弊。乃矯漢末頹弱之失，一齊之以刑名，錯綜萬務，參核名實，用法甚公，而有罪不貸，則以申韓爲之也。惟所見各得於心，非因人從俗以苟作，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，爲申韓而不流於刻，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。

張子房不盡用其材，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。彼假韓、彭以爲用而終覆滅之，子房蓋與謀矣。其可復以身爲之乎？至惠帝父子之間，則不肯深與，乃托之商山四老人。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，非四老人所辦。其間曲折，子房實教之也。然而與人謀而得天下，又有以定其後以開萬世之業，皆謝而不有，非近道者孰能爲之？若孔明則不然，劉備初未必有意復漢，蓋自孔明發之，方委己以聽，而內則費祎、蔣琬，外則張飛、關侯之徒，材皆出己下，可役使不爭，則何憚而不爲？適操與權在前，是以姑屈於一隅，顧二人皆已老，苟逡巡經營，以及丕登之世，猶反掌爾。不幸備先死，繼之者禪則無可言矣。使初視二人如高帝之於項籍，則據中原而令四方，何劉璋之足窺乎？暮年數出關陝，豈其本意，知無可奈何，不得不爲此以保朝夕。蓋爲黃老則近道，爲申韓則近術，黃老有不必爲，而申韓必求勝，此子房、孔明所以異歟？

王荊公初未識歐文忠公，曾子固力薦之，公願得遊其門，而荊公終不肯自通。至和初爲群牧判官，文忠還朝始見知，遂有「翰林風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」之句。然荊公猶以爲非知己也，故酬之曰「他日儻能窺孟子，此身安敢望韓公」，自期以孟子，處公以爲韓愈，公亦不以爲歉。及在政府，薦可爲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：呂司空晦叔、司馬溫公與荊公也。呂申公本嫉公爲範文正黨，滁州之謫實有力。溫公議濮廟不同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，荊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。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隙，於溫公則忘其議論，於荊公則忘其學術，不如是，安能真見三公之爲宰相耶？世不高公能薦人，而服其能知人，苟一毫有蔽於中，雖欲薦之，亦不能知也。

東方朔始作《答客難》，雖揚子雲亦因之作《解嘲》，此由是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之意，正子雲所見也，故班固從而作《答賓戲》。東京以後，諸以釋譏、應問紛然疊起，枚乘始作《七發》，其後遂有《七啟》、《七攄》等，後世始集之爲《七林》。文章至此，安得不衰乎？唯韓退之、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。古今文辭變態已極，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，終不肯屋下架屋。《進學解》即《答客難》也，《送窮文》即《逐貧賦》也，小有出入，便成一家。子厚《天問》、《晉問》、《乞巧文》之類，高出魏晉，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。至於諸賦，更不蹈襲屈宋一句，則二人皆在嚴忌、王褒上數等也。

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，其才遠過裴晉公。錯綜萬務，應變開闔，可與姚崇並立，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。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，則開元不難至。其卒不能免禍，而唐亦不競者，特怨恩太深，善惡太明，及墮朋黨之累也。推其源流，亦自其家法使然。彼吉甫於裴垍尚以恩爲怨，況牛僧孺、李宗閔輩，實相與爲勝負者哉？故知房、杜誠不易

得，天下唯不爭長、不爭功，則無事不可爲，而房、杜實履之。世但言房喬能以己謀資杜如晦之斷爲難，不知彼既無所爭，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。英衛王魏固優爲之，使一毫彼此有萌於中，豈特不能容天下，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。

五代梁、唐、晉、漢四世，人才無一可道者。自古亂亡之極，未有乏絕如是。蓋唐之得士，不過明經、進士兩途，自鄭畋死，大臣無復有人。而四世之君，皆起盜賊攘奪，故相與佐命者，亦皆其徒，天下賢士何從而進哉？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，初非自取以兵，而得王樸佐之，李穀之徒遂以類至，便郁然有治平之象。北取三關，南定淮甸，無不如意，而中國之兵亦少弭。其不克成業者，君臣皆早死爾，天固以是開真主之運歟？自是及本朝，碩大俊傑之人繼起相望，豈相距五六十年間前四世獨無有，而今有之，其所以爲天下者異也。禪代之際，尤人臣所難處，非具有聖智，未必能善後，而範魯公質從容復相藝祖者三年，晏然無纖毫之隙，前輩名公，皆心服其人，則雖姚崇、李德裕，未必能及也。惜其謙慎隱晦，行事不盡見於後世。只如群臣除議一事，自唐以來，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，常朝進見，非軍國大事不議，至魯公始正之，皆請面受旨而後行，至今以爲故事。此非特自謹嫌疑，嚴君臣之分，將以革千載之失也。

天地英靈之氣鐘爲山川，山川之氣降而爲人，皆有常限，不可加損。君子小人兼得之，不在此則在彼。譬人之元氣，皆有所稟，養之善則爲壽考康寧，不善則爲疾病，未有無元氣而能爲人者也。是以治世多賢材，亂世多奸雄，均一氣爾。秦亂而後有陳勝、吳廣、項籍，漢亂而後有曹操、袁紹兄弟、孫權父子，晉亂而後有苻堅、石勒、劉淵之徒，唐亂而後有黃巢、朱全忠、李克用之徒，此豈偶然而生哉！亦各有所授之，非若尋常齷齪庸流，泯然以爲死生者也。晉以前不可詳考，唐自懿、僖後，人才日削，至於五代，謂之空國無人可也。雖其變宜在黃巢等，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、臨濟、德山、趙州數十輩人，卓然超世，是可與扶持天下，配古名臣。苟得一人，必能成一事，然後知其散而橫潰，又有在此者也。賢能之無有，尚何足怪哉。

歐文忠在滁州，通判杜彬善彈琵琶。公每飲酒，必使彬爲之，往往酒行遂無算。故有詩云：「坐中醉客誰最賢，杜彬琵琶皮作弦。」此詩既出，彬頗病之，祈公改去姓名，而人已傳，卒不得諱。政和間，郎官有朱維者，亦善音律，而尤工吹笛，雖教坊亦推之，流傳入禁中。蔡魯公嘗同執政奏事及燕樂，將退，上皇曰：「亦聞朱維吹笛乎？」皆曰：「不聞。」乃喻旨召維試之，使教坊善工在旁按其聲。魯公與執政會尚書省大廳，遣人呼維甚急，維不知所以。既至，命坐於執政之末，尤皇恐不敢就位，乃喻上語，維再三辭。鄭樞密達夫在坐，正色曰：「公不吹，當違制。」維不得已，以朝服勉爲一曲，教

坊樂工皆稱善，遂除維爲典樂。維爲京西提刑，爲予言之。琵琶以下，撥重爲難，猶琴之用指深，故本色有鞾弦護索之稱。文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，亦以此對。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，下撥弦皆斷，因笑曰：「如公之弦，無乃皮爲之耶？」故有「皮作弦」之句，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爲弦，其實非也。唐人記賀懷智以鵾雞筋作弦，人因疑之。筋比皮似有可作弦之理，然亦不應得許長，且所貴者聲爾，安在以弦爲奇耶？

熙寧以前，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，偶富韓公問法於顒華嚴，知其得於圓照大本。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，聲振東南，公乃遣使作頌寄之，執禮甚恭如弟子。於是翻然慕之者，人人皆喜言名理，惟司馬溫公、範蜀公以爲不然。既久，二公亦自偶入其說，而溫公尤多，蜀公遂以爲譏。溫公曰：「吾豈爲天下無禪乎，但吾儒所聞，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。」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，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《中庸》數書可見矣。末因蜀公論空相，遂以詩戲之曰：「不須天女散，已解動禪心。」蜀公不納。後復以詩戲之曰：「賤子悟已久，景仁今日迷。」又云：「到岸何須筏，揮鋤不用金。浮雲任來往，明月在天心。」此道極致，豈大聰明而有差別，觀此謂溫公不知禪，可乎？

唐人言「冬烘」是不了了之語，故有「主司頭腦太冬烘，錯認顏標是魯公」之言，人以爲戲談，今蜀人多稱之。崇寧末，安國同爲郎，成都人詹某爲諫官，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，上章擊之。其辭略云：「謹按：某官人材闒冗，臨事冬烘。」蓋以其蜀人，聞者無不笑之。安國性隱而口吃，每戟手躍於眾曰：「吾不辭譴逐，但冬烘爲何等語。」於是傳之益廣，遂目爲「冬烘公」。

李文靖公沆爲相，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，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。胡秘監旦謫商州，久未召。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，聞其拜參政，以啟賀之，歷詆前居職罷去者，云：「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，郭參政以失酒爲少監，辛參政非材謝病優拜尚書，陳參政新任失職退歸兩省。」而譽文靖甚力，意將以附之。文靖愀然不樂，命小史封置篋，曰：「吾豈真有優於是者，亦適遭遇耳。乘人之後而譏其非，吾所不爲，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？」終爲相，旦不復用。

婦人疾莫大於產蓐，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，亦不素講故也。舊嘗見杜任作《醫準》一卷，記其平生治人用藥之驗，其一記郝質子婦產四日，瘈瘲載眼，弓背反張，任以爲瘛病，與大豆紫湯、獨活湯而愈。政和間，余妻才分娩，猶在蓐中，忽作此證，頭足反接，相去幾二尺，家人驚駭，以數婢強拗之不直，適記所雲而藥囊有獨活，乃急爲之，召醫未至，連進三劑，遂能直，醫至則愈矣，更不復用大豆紫湯。古人處方神驗類爾，但世

用之不當其疾，每易之。自是家人有臨乳者，應所須藥物必備，不可不廣告人。二方皆在《千金》第三卷。

趙康靖公概厚德長者，口未嘗言人短，與歐文忠公同爲知制誥，後亦同秉政。及文忠被謗，康靖密申辨理，至欲納平生誥敕以保之，而文忠不知也。中歲常置黃、黑二豆於几案間，自旦數之，每興一善念、爲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，暮發視之，初黑豆多於黃豆，漸久反之。既謝事歸南京，二念不興，遂徹豆無可數。人強於爲善，亦要在造次之間每日防檢，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。

今夏不雨四十日，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。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，必有大風連晝夕，逾旬乃止，吳人謂之「舶趠風」，以爲風自海外來，禱於海神而得之，率以常。今歲特無有，故暑氣猶烈。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中，明日又雨，其晚臥池上，河漢當空，梧竹颯然，遂有秋意。蓋前一日立秋，氣候不應如是速也。余比歲不作詩，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，忽記劉原甫詩云：「涼風響高樹，清露墜明河。雖復夏夜短，已覺秋氣多。」若爲余言者。起傍池徐步，環繞數十匝，吟詠不能自已。僮仆皆已睡，前此適有以酴釄新酒相餉者，乃蹶起，連取三杯飲之，意甚適，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？然詩末云：「艷膚麗華燭，皓齒揚清歌。臨觴不作意，奈此粲者何？」則與吾異。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，恨此一病未除也。

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，名相連，皆第一甲。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，聞者但守傳註，以篤厚謹修表鄉里。自孫明復爲《春秋發微》，稍自出己意。守道師之，始唱爲辟佛老之說，行之天下。文忠初未有是意，而守道力論其然，遂相與協力，蓋同出韓退之。及爲《慶歷聖德詩》，遂偃然肆言，臧否卿相不少貸。議者謂《元和聖德詩》但奬用兵之善，以救貞元姑息之弊，且時已異，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，固不害爲獻納，豈有天子在上，方欲有爲，而匹夫崛起，擅參予奪於其間乎？孫明復聞之曰：「爲天下不當如是，禍必自此始。」文忠猶未以爲然，及朋黨論起，始悟其過。故嘉祐、治平之政，施行與慶歷不同，事欲求成，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。

盧懷慎好儉，家無金玉錦繡之飾，此固美事，然史言妻子至寒餓，宋璟等過之，門不施箔，風雨至，引席自障，則恐無是理。人孰無妻子之愛，固將與之共飽暖。其窮無以贍，義不苟取於人，則不得已寧使至於不足，此所以爲賢。今身爲宰相，俸廩非不足，不以富貴寵祿爲淫侈足矣，何至於妻子寒餓乎？門不施箔尤非是，宰相所居縱無箔，客至亦爲少引於內，必不至風雨侵坐。懷慎雖無甚過人，亦不全爲奸偽。此事蓋出鄭處晦《明

皇雜事》，史臣妄信之。天下自有中道，初不遠人情，君子行之，非專區區以取名。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爲矯飾，自謂懷慎所常行者。子瞻兄弟深不以爲然，因制科論題出《魏志・和洽傳》大教在通人情，蓋有所諷。

四明溫臺間山谷多產菌，然種類不一，食之間有中毒，往往有殺人者，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。有僧教掘地，以冷水攪之令濁，少頃取飲，皆得全活。此方自見《本草》，陶隱居註謂之「地漿」。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，俗言「笑菌」者。居山間，不可不知此法。

士大夫服丹砂死者，前此固不一。余所目擊：林彥振平日充實，飲啖兼人，居吳下，每以強壯自誇。有醫周公輔，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秘術，可延年而後無害。道方，拱州良醫也，彥振信之。服三年，疽發於胸，始見發際如粟，越兩日，項頷與胸背略平，十日死。方疾亟時，醫使人以帛漬所潰濃血，濯之水中，澄其下，略有丹砂，蓋積於中與毒俱出也。謝任伯平日聞人畜伏火丹砂，不問其方，必求之服，唯恐盡。去歲亦發胸疽，有人與之語，見其疾將作，俄頃覺形神頓異，而任伯猶未之覺。既覺，如風雨，徑以死。十年間親見此兩人，可以爲戒矣。

杜子美詩：「久爲野客尋幽慣，細學何顒免興孤。」何顒，後漢人，見《黨錮傳》。蓋義俠者，與詩不類，當意作周顒，周、何字相近而訛。周顒奉佛，有隱操，其詩云：「昔遭衰世皆晦跡，今幸樂國養微軀。依止老宿亦未晚，富貴功名焉足圖。」則此意當在顒也。

張丞相天覺喜談禪，自言得其至。初爲江西運判，至撫州，見兜率從悅，與其意合，遂授法。悅，黃龍老南之子，初非其高弟，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，天覺皆歷詆之。其後天覺浸顯，諸老宿略已盡。後來庸流傳南學者，乃復奔走推天覺，稱相公禪，天覺亦當之不辭。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，前此尚未有。勢利之移人，雖此曹亦然也。初與老南同得道於慈明者，有文悅，住雲峰，其行解堅高，略與南等。從悅既因天覺而重，故其徒謂雲峰悅爲文悅以別之。

世傳王迥芙蓉城鬼仙事，或云無有，蓋托爲之者。迥字子高，蘇子瞻與迥姻家，爲作歌，人遂以爲信。俞淡清老雲，王荊公嘗和子瞻歌，爲其兄紫芝誦之，紫芝請書於紙，荊公曰：「此戲耳，不可以訓。」故不傳。猶記其首語云：「神仙出沒藏杳冥，帝遣萬鬼驅六丁。」余在許昌，與韓宗武會，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餘時有所遇如子高，是時年八十餘。余質之，宗武笑而不肯言。客誦其人往來詩數十篇，皆五字古風，清婉可愛，如《

玉臺新詠》。宗武見余愛，乃笑曰：「荊公嘗亦甚稱，雲是近人當是齊梁間鬼。」遂略道本末，雲見之幾二年，無甚苦意，但恍惚或食或不食，後國醫陳易簡教服蘇合香丸半年余，一日忽不見，未知爲藥之驗否也。

卷下

程光祿師孟，吳下人，樂《易》純質，喜爲詩，效白樂天而尤簡直，至老不改吳語。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，荊公頗喜之。晚相遇，猶如布衣時。自洪州致仕歸吳，過荊公蔣山，留數日。時已年七十餘，荊公戲之曰：「公尚欲仕乎？」曰：「猶可更作一郡。」荊公大笑，知其無隱情也。

元豐間，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，藏書數萬卷，士大夫樂從之遊。身短小而傴，師孟嘗從求《相鶴經》，得之甚喜，作詩親攜往謝。末云：「收得一般瀟灑物，龜形人送鶴書來。」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，諸弟子在旁，皆忍笑不能禁。時王侍郎仲至在坐，顧景元不覺失聲，幾仆地。

柳永，字耆卿，爲舉子時多遊狹邪，善爲歌辭。教坊樂工每得新腔，必求永爲辭，始行於世，於是聲傳一時。初舉進士登科，爲睦州掾。舊初任官薦舉法不限成考，永到官，郡將知其名，與監司連薦之，物議喧然。及代還，至銓，有摘以言者，遂不得調。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，自永始。永初爲《上元辭》，有「樂府兩籍神仙，梨園四部弦管」之句，傳禁中，多稱之。後因秋晚張樂，有使作《醉蓬萊辭》以獻，語不稱旨，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，因置不問。永亦善爲他文辭，而偶先以是得名，始悔爲己累，後改名三變，而終不能救。擇術不可不慎。余仕丹徒，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：「凡有井水飲處，即能歌柳詞。」言傳之廣也。永終屯田員外郎，死旅，殯潤州僧寺。王和甫爲守時，求其後不得，乃爲出錢葬之。

秦觀少遊亦善爲樂府，語工而入律，知樂者謂之作家歌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。「寒鴉萬點，流水繞孤村」，本隋煬帝詩也，少遊取以爲《滿庭芳》辭，而首言「山抹微雲，天粘衰草」，尤爲當時所傳。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遊，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，豈特樂府。然猶以氣格爲病，故常戲云：「山抹微雲秦學士，露花倒影柳屯田。」「露花倒影」，柳永《破陣子》語也。

富鄭公爲樞密副使，坐石守道詩，自河北宣諭使還，道除知鄆州，徙青州，讒者不已，

人皆爲公危懼。會河北大饑，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，公皆招納之，勸民出粟，自爲區畫，散處境內，屋廬、飲食、醫藥，纖悉無不備，從者如歸市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，禍且不測。公傲然弗顧曰：「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！」卒行之愈力。明年，河北二麥大熟，始皆繈負而歸，則公所全活也。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，知不可撓，而疑亦因是浸釋。公在政府不久，而青州適當此變，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：「在青州二年，偶能全活得數萬人，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。」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，余舊有模本，今亡之，不復見。

裴休得道於黃檗，《圓覺經》等諸序文，皆深入佛理，雖爲佛者，亦假其言以行，而吾儒不道，以其爲言者佛也。李翺《復性書》即佛氏所常言，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。晚見藥山，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，以其爲言者儒也。此道豈有二？以儒言之則爲儒，以佛言之則爲佛，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，必取之佛，故不可行於天下，所以紛然交相詆，卒莫了脫其實也。韓退之《答孟簡書》論大顛，以爲實能外形骸，以理自勝，不爲事物侵亂，胸中無隔礙，果爾，安得更別有佛法？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。退之《原性》不逮李翺《復性書》遠甚，蓋別而爲二，必有知者，然後信之。李翺作《復性書》，時年二十九，猶未見藥山也。然求於吾儒者，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，則其學之久矣。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，與老莊並列，蓋以世方力詆其說，不可與之爭，亦不必爭故爾。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，無如翺。若王縉、杜鴻漸，以宰相傾心爲佛事，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，猶有意僥幸以求福，乃其流之下概，而王摩詰、白樂天爲佛則可矣，而非儒也。是召干戈而求不鬥，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？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，亦陋矣。《復性書》上篇，儒與佛者之常言也。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，知本無有思，則動靜皆離，視聽昭昭，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，光照天地。此吾儒所未嘗言，非自佛發之乎？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，謂受形一氣，一爲物，一爲人，得之甚難。生乎世，又非深長之年，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，則今釋氏所謂「人身難得，無常迅速」之二言也，翺言之何傷？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，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，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。

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，云「正恐解則好之」，此言極有味也。世之好飲者必能飲，好奕者必能奕，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，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，凡事皆然。欲求簡靜安閑，莫若初無所解，解而好，非有大勇不能絕也。吾少不幸溺於多聞，而喜窮理，每一事未曉，夜不能安枕，反覆推研，必欲極其至而後止，於是世間事多得曲折。中歲恐流於多事，始翻然大悔，一切掃除，願爲土木偶人。苟一念暫起，似有分別起滅，即力止之。若觸芒刃，若陷機阱。數十年來，此境稍熟，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，所未能遽去者，唯

此數百卷書爾。更期以年歲，當盡棄之。以無知求有知易，以有知反無知難。使吾不早悟，蔽其所知而不返，雖欲求此須叟之適，其可得哉！

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。慶歷初，杜祁公、韓、富、範四人在朝，欲有所爲。文忠爲諫官，協佐之，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。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，而安道繼爲中丞，頗彈擊以前事，二人遂交怨，蓋趣操各有主也。嘉祐初，安道守成都，文忠爲翰林，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，將求知安道。安道曰：「吾何足以爲重，其歐陽永叔乎？」不以其隙爲嫌也。乃爲作書辦裝，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。文忠得明允所著書，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，大喜曰：「後來文章當在此。」即極力推譽，天下於是高此兩人。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，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。

張友正，鄧公之季子，少喜學書，不出仕。有別業，價三百萬，盡鬻以買紙。筆跡高簡，有晉宋人風味，尤工於草書。故廬在甜水巷，一日棄去，從水櫃街僦小屋，與染工爲鄰。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。」於是與約，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，一端酬二百金，如是日書數端。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，然自少至老，筆未嘗停。有以紙餉之者，不問多寡，入手即書，至盡乃已。元祐末，知雍丘縣。蘇子瞻自揚州召還，乃具飯邀之。既至，則對設長案，各以精筆、佳墨、紙三百列其上，而置饌其旁。子瞻見之，大笑就坐，每酒一行，即申紙共作字。一二小史磨墨，幾不能供。薄暮，酒行既終，紙亦盡，乃更相易攜去，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。友正既未嘗仕，其性介，不多與人通，故其書知之者少，但不逮元章耳。

建中靖國初，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，首建議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，以爲身謀。未幾，元祐諸人並集，不肯爲之用，則復逐之，而更召所反者。既至，亦惡其翻覆，排之尤力。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。張蓋叟時以元祐人先罷，居長安里中聞之，壁間適有扇架，戲題其下曰：「扇子解招風，本要熱時用。秋來掛壁間，卻被風吹動。」時余季父仕關中，偶至長安，見蓋叟道其事，指壁間詩以爲笑樂。

李翺習之論山居，以怪石、奇峰、走泉、深潭、老木、嘉草、新花、視遠七者爲勝。今吾山所乏者，獨深潭、老木耳。深潭不可無，松亦不多得。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，古之立社，各以其所宜。木非所宜，雖日培之不植。許洛地相接，嵩山至多松，而許更無有。王幼安治第，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，僅能活一株，才三尺餘，視之如嬰兒也。乃獨宜柏，有伐以爲椽者。睢陽近亳，有檜而見推重，州宅堂前有兩株樛枝者，約高二丈餘，百年物也。至杉，則三州皆無之。木之佳者，無如是四種，而余仕四方，未嘗兼得。今

此山乃無不宜，種之得法，十年間便可合半抱，惟柏長差比遲爾。今環余左右者，略有數千株。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，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，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，柏奇峻堅瘦似李元禮，吾閑居久，賓客益少，何幸日得與四君子遊耶！范文正公嘗謂吾木會有時而老，但吾不及見也。然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，天竺石橋下無水，麓山力不副天奇，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，峽山少平地，泉出山無所潭，此五所者，極天下之奇觀，猶不能備，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。人心終不能無累，余雖忘此，而每見潭水澄澈、高木郁然，未嘗不有慕。圓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，夾道蔽日，猶國初時故物。石橋合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，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，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。其下流註朱氏子嵩之圃，噴薄激射，交流左右，去吾廬不滿三里，自可爲吾之別館。但寺僧不好事，比歲松有伐而薪者，當祝使善護持之。朱氏子約今年田熟，作草堂三間泉上，暇日時往來，則習之所不足者，吾可以兼得矣。

大抵人才有四種：德量爲上，氣節次之，學術又次之，材能又次之。欲求成材，四者不可不備。論所不足，則材能不如學術，學術不如氣節，氣節不如德量。然人亦安能皆全，顧各有偏勝，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。故德量不可不養，氣節不可不激，學術不可不勤，材能不可不勉。苟以是存心，隨所成就，亦便不作中品人物。唐人房喬、裴度優於德量，宋璟、張九齡優於氣節，魏鄭公、陸贄優於學術，姚崇、李德裕優於材能。姚崇蔽於權數，德裕溺於愛憎，則所勝者爲之累也。汝曹方讀《唐書》，當以是類求則有益，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，不足多講，徒亂人意爾。

曾從叔祖司空道卿，慶歷中受知仁祖，爲翰林學士，遂欲大用。會宋元憲爲相，同年素厚善，或以爲言，乃與元憲俱罷。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，再入爲三司使，而陳恭公尤不喜。適以憂去。免喪不召，就除知澶州，風節凜然。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，因面謝略敘陳。太上皇聞之喜曰：「前此，兄弟同時疊爲學士者有矣，未有宗族相繼於數世之後。不唯朝廷得人，亦可爲卿一門盛事。」吾頓首謝。今之叨冒，仁宗不得盡施於司空者，吾又兼得之，而略無前人報國之一二，每懷眷遇，未嘗不流涕也。

叔祖度支諱溫叟，與子瞻同年，議論每不相下。元祐末，子瞻守杭州，公爲轉運使浙西。適大水災傷，子瞻銳於賑濟，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，且以杭人樂其政，陰欲厚之。公每持之不下，即親行部，一皆閱實，更爲條畫，上聞朝廷主公議。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，易米給民。杭州遂欲取其半，公曰：「使者與郡守職不同，公有誌天下，何用私其州，而使吾不得行其職？」卒視它州災傷重輕，分與之。子瞻怒甚，上章詆公甚力，廷議不以爲直，乃召公還，爲主客郎中。子瞻之志固美，雖傷於濫，不害爲仁，而公之

守不苟其官，亦人所難見，前輩居官，無不欲自行其志也。

仁廟初即位，秋宴。百戲有緣撞竿者，忽墜地，碎其首死。上惻然憐之，命以金帛厚賜其家，且詔自是撞竿減去三之一。晏元獻作詩紀之曰：「君王特軫推溝念，詔截危竿橫賜錢。」余往在從班侍燕，時見百戲撞竿才二丈餘，與外間絕不同。一老中貴人爲余言，後閱元獻詩，果見之。廟號稱仁，信哉！

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，志在取燕，未嘗不經營。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，皆曰「如獲燕王頭」。宣和末，北方用師，其大帥夔離不嚮王燕，爲邊害，朝論必欲取之。未幾，大將乃捕斬夔離不，函其首以獻，詔藏之太社頭庫。天下皆上表賀，而其實非也。士大夫爲慶者，每相視笑曰：「遂獲燕王頭耶。」

「和尚置梳篦」，亦俚語，言必無用也。崇寧中間改僧爲德士，皆加冠巾。蔡魯公不以爲然，嘗爭之，不勝。翌日，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，發既未有，皆爲贗髻，以簪其冠。公戲之曰：「今當遂梳篦乎？」不覺烘堂大笑，冠有墜地者。

崇寧二年，霍侍郎端友榜，吾爲省試點檢官，安樞密處厚爲主文，與先君善，一見以子弟待吾。處厚前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。嘗中夜召吾語，因曰：「吾更禍重矣，將何以善後？」吾曰：「公不聞藺相如、廉頗、郭汾陽、李臨淮、張保皐、鄭年事乎？縉紳之禍，連結不解，非特各敝其身，國亦敝矣。公但能一切忘舊怨，以李文饒爲戒，禍何從及？」處厚意動，矍然起，執吾手步庭下。時正月望，夜月正中，仰視星鬥燦然，以手指天曰：「此實吾心。」因問此六人大略曰：「四人者吾知之，獨不記保皐與年爲何事？」吾言：「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。」還坐室中，取《唐書》檢視，久之曰：「吾未有策題，便當著此，以信吾誌。」遂論六人以策進士。

佛氏論持律，以隔墻聞釵釧聲爲破戒，人疑之久矣。蘇子由爲之說曰：「聞而心不動，非破戒，心動爲破戒。」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，而言之陋如此，何也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，內外墻壁初誰限隔？此耳本何所在？今見有墻爲隔是一重公案，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，尚問心動不動乎？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，人以爲散聖。章丞相子厚聞，召之飯，而子厚自食葷，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饀餡置端前，端得之，食自如。子厚得饀餡，知其誤，斥執事者而顧端曰：「公何爲食饅頭？」端徐取視曰：「乃饅頭耶？怪饀餡乃許甜。」吾謂此僧真持戒者也。

吾素不能琴，然心好之。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，亦能爲一兩弄。怠而棄去，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，雖不盡解，未嘗不喜也。大觀末，道泗州，遇廬山崔閑，相與遊南山十餘日。閑蓋善琴者，每坐玻璃泉上使彈，終日不倦。泉聲不甚悍激，涓涓淙潺，與琴聲相亂，吾意此即天籟也。閑所彈更三十餘曲，曰：「公能各爲我爲辭，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，亦足爲千載盛事。」意欣然許之。閑乃略用平側四聲，分均爲句以授余。琴有指法而無其譜，閑蓋強爲之。吾時了了略解，既懶不復作，今蓋忘之矣。去年徐度忽得江外《招隱》一曲，以王琚舊辭增損而足成之，雖無彈者，可歌成聲，適吾意時當稍依此自爲一篇，以終閑誌也。

《真誥》載萼綠華事，細考之，近今之紫姑神。晉人好奇，稍緣飾之爾。紫姑神止爲詩文，自托於仙，不與人相接，而萼綠華事乃近褻，豈有真仙若此哉？或曰：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，自三禪而下，皆未免於欲，萼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，亦不然。所謂仙者，豈真與世人同，僅有偶而已。後世緣是，遂肆爲瀆慢高真之言，無所不至，流俗爭信之。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，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，而揚州尤盛，皆塑爲婦人像。流俗之謬妄如此，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媼者，謂小孤爲姑，何足怪哉！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，然托論亦不當如此也。

毒熱連二十日，泉旁林下平日目爲勝處，亦覺相薰灼。忽自訶曰：「冰蠶火鼠，此本何物？習其所安，猶不知異。今此熱相初從何來，乃復浪爲苦樂耶。」一念才萌，顧堂室內外，或陰或日，皆成清涼國土，戲以語群兒，皆莫知答。翌日，忽大雨，震電暴風，驟至坐間，草木掀舞，池水震蕩，群兒欣然，皆以爲快。因問：「遂若是涼耶？抑來日復有熱耶？來日復熱，則汝之快者，將又戚然矣。」自吾之視群兒，固可笑，然吾行於世且半生，幾何不爲群兒？得無有如吾者，又笑其所笑乎？

釋氏論佛，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，自不能言其義。夷狄謂拜爲膜，音謨。《穆天子傳》膜拜而受，蓋三代已有此稱，若雲居南方而拜。膜既訛爲謨，又因之爲南無、南摩。《後漢・楚王英傳》「伊蒲塞」之饌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，時佛語猶未至中國，蓋西域之譯雲。然如身毒與天竺，其國名尚訛，況於語乎？

《唐書・李絳傳》載論罷吐突承璀，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，云「憲宗命百牛倒石」，此事出唐舊史，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。余家有李絳論事，載此甚詳，雲承璀先立碑堂，並碑石大小準華嶽碑，不言已立碑也。絳既論，帝報可已。不令建立碑樓，便遣拽倒，乃記承璀奏樓功績大，請緩拆。帝遣百牛倒之，則所倒乃碑樓，非碑石也，新史乃

承舊史之誤爾。凡書要以便事，何爲必先立乎？史言帝初怒，絳伏奏愈切，乃悟石集本是奏疏，從中報可，無怒事，尤見其妄。

《列子》書稱子列子，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，非列子自雲也。劉禹錫自作傳，稱子劉子，不可解，意是誤讀《列子》。

天下真理日見於前，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。但人役於外，與之俱馳，自不見耳，惟靜者乃能得之。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，因及子午氣升降，累數百言，猶有秘而不肯與眾共者。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：「此何難？吾常坐禪，至靜定之極，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，如饑飽有常節。吾豈知許事乎？惟心內外無一物耳。非止氣也，凡寒暑燥濕，有犯於外而欲爲疾者，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。」余長而驗之，知其不誣也。在山居久，見老農候雨旸，十中七八，問之無他，曰「所更多耳」，問市人則不知也。余無事常早起，每旦必步戶門，往往僮仆皆未興。其中既洞然無事，仰觀雲物景象，與山川草木之秀，而誌其一日爲陰、爲晴、爲風、爲霜、爲寒、爲溫，亦未嘗不十中七八。老農以所更，吾以所見，其理一也。乃知惟一靜，大可以察天地，近可以候一身，而況理之至者乎？

宣和間，內府尚古器，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，無敢隱者，悉獻於上。而好事者復爭尋求，不較重價，一器有直千緡者。利之所趨，人競搜剔山澤，發掘冢墓，無所不至。往往數千載藏，一旦皆見，不可勝數矣。吳玨爲光州固始令，光，申伯之國，而楚之故封也，間有異物，而以僻遠，人未之知，乃令民有罪，皆入古器自贖。既而罷官，幾得五六十器，與余遇汴上，出以相示，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。後余中表繼爲守，聞之微用其法，亦得十餘器，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。範之才爲湖北察訪，有紿言澤中有鼎，不知其大小，而耳見於外，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。亟以上聞，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，凡境內陂澤悉幹之，掘數十丈，訖無有，之才尋見謫。

慶歷中，西方用師一委韓公、范文正公，皆爲招討副使。未幾，韓公以任福敗好水，左遷秦州；文正擅報元昊書，遷耀州，皆奪使事，蓋居中有不樂之者。仁宗憂邊事無所付，且未決二公去留。王文安公堯臣時爲翰林學士，乃以爲陝西體量安撫使。當權者意欲使附己，排二公。公具言二公方爲夷狄所畏，忠勇無比，將禦外敵，非二人不可。且辨任福敗不緣帥，皆請還之，並薦其麾下狄青、種世衡等二十餘人可爲大將。議與當權者忤，盡格不行。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，他日必自是窺關中，請益兵預備，亦不行。而明年葛懷敏之敗，正自涇原，仁宗始悟，復行公策而還二公，訖降元昊。議者謂保全關輔雖韓、範之功，然非文安，亦不能成也。

唐中世以前，未盡以石爲研，端溪石雖後出，未甚貴於世。蓋晉宋間善書者，初未留意於研，往往但以器貯墨汁，故有以銅鐵爲之者，意不在磨墨也。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，當時以爲寶，下有刻字云：「天寶八年冬，端州東溪石，刺史李元書。」劉原甫知長安，取視之，大笑曰：「天寶安得有年？自改元即稱『載』矣，且是時州皆稱郡，刺史皆稱太守，至德後始易，今安得獨爾耶？」亟取《唐書》示之，無不驚嘆，李氏研遂不敢復出。非原甫精博，固無與辨，然李氏亦非善爲研計者，研但論美惡，誠可爲寶，何必問久近耶？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，亦或以其人棄之。若論李氏研，則許敬宗真贋亦未可知。然好惡之或如此，彼爲研者美惡自若，初何預知，而或以有年而貴，或以人而廢，重可笑也。

劉原甫博物多聞，前世實無及者。在長安，有得古鐵刀以獻，制作極巧，下爲大環，以纏龍爲之，而其首類鳥，人莫有識者。原甫曰：「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，所謂『大夏龍雀』者也，鳥首蓋雀雲。」問之，乃種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，正夏故疆也。又有獲玉印遺之者，其文曰「周惡夫印」，公曰：「此漢條侯印，尚存於今耶。」或疑而問之，曰：「古亞、惡二字通用。《史記》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，而《漢書》作惡谷是矣。」聞者始大服。因疑史條侯名，遂作惡父之，亞音未必。然春秋魏有醜夫，衛有良夫，蓋古人命名，皆不擇其美稱，亦多有以惡名者，安知「亞夫」不爲「惡夫」也？

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枓一，狀如勺，以今尺度之，長一尺三寸，其柄有銘，云「大官乘輿十湅銅枓，重三觔九兩。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，工遵造，史臣閎、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六枓食器」，正今之杓也。《史記·趙世家》趙襄子請代王，使廚人操銅枓食代王及從者，行斟，陰令以枓擊殺之是已。湅，《周官》音煉。據《漢書》，莽改始建國六年爲天鳳六年，而不言其因，今天鳳上猶冒始建國，蓋通爲一稱，未嘗去舊號。上戊，莽所作歷名，莽自以爲土德王，故云。宣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雜出，余多見之，唯此器獨見於韓氏。

國朝監察御史，皆用三丞以上，嘗再任通判。人有闕，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叠舉二人，從中點一人除，宰相不與也。韓公爲中丞，以難於中選，乃請舉京官以爲裏行，遂薦王觀文陶。治平初，御史缺，臺臣如故事，以名上，英宗皆不用，內批自除二人。範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史，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爲監察御史。裏行得人之效，乃見於再世二十年之後，古未有也。

唐制，詔敕號令皆中書舍人之職，定員六人，以其一人爲知制誥，以掌進畫。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辭，不專詔命，自校書郎以上，皆得爲之。班次各視其官，亦無定員，故學士入，皆試五題，麻詔敕詩賦，而舍人不試，蓋舍人乃其本職，且多自學士遷也。學士未滿一年，猶未得爲知制誥，不與爲文。歲滿，遷知制誥，然後始並直。本朝既重學士之選，率自知制誥遷，故不試，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。雍熙初，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爲之，化基上章辭不能，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，遂爲故事。其後梁周翰、薛映、梁鼎亦或不試而用，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、陳文惠公三人者，誤也。

唐禦膳以紅綾餅餤爲重。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，得裴格等二十八人，以爲得人。會燕曲江，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。盧延讓在其間，後入蜀爲學士，既老，頗爲蜀人所易。延讓詩素平易近俳，乃作詩云：「莫欺零落殘牙齒，曾吃紅綾餅餤來。」王衍聞知，遂命供膳，亦以餅餤爲上品，以紅羅裹之。至今蜀人工爲餅餤，而紅羅裹其外，公廚大燕，設爲第一。

吳正肅公育罷政事，守蔡州。嘗即州宅爲容齋，自序其意，以爲上爲天子所容，中爲士大夫所容，下爲吏民所容。又謂知足而心虛曠，然後能容。達生以爲寓，則無往而不容，且作詩著之。余爲蔡守時，已不復存，物色其處，西北隅僅有屋四楹，深不滿三丈，手可及檐，意以爲是。乃稍修葺之，不敢加其舊，以見公之志。遣人洛中求公集，得所作詩，因刻之壁間。高賢遺跡，世不多有，況公之名德風節，相去未百年，而來者曾不經意，況求其所用心也哉。

嘉祐中，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，晝夜不止。未幾，交趾入寇，城幾陷。其後又動，而儂智高反，圍城，卒陷之，屠其城去。熙寧元年又動，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，亟取投之江中，遂無他。物理不可解，佛豈爲是也哉！以五行傳推之，近土失其性也。余在江東宣州，大火幾焚其半。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，而身忽叠前，叠卻若俯而就人者數日。土人方駭，既而火作，蓋幾邕州之異也。

本朝大樂，循用王樸舊律，大抵失於太高，其聲嘵殺而哀。太祖時，和峴既下一律。景祐中，李照校古制，以爲高五格，又請下其三。樂成反低，人不以爲然，廢不用。皇祐初，阮逸、胡瑗再定，比和峴止下一律，議者亦不爲善也。燕樂律亦高，歌者每苦其難繼，而未有知之者。熙寧末，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獻言，謂方響尤甚，與絲竹不協，乃使更造方響，以準諸音，於是第降一律，訖後用之至崇寧雲。

大樂舊無匏土二音，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。笙以木刻其本，而不用匏，塤亦木爲之，是八音而爲木者三也。元豐末，範蜀公獻《樂書》，以爲言而未及行，至崇寧更定大樂，始具之。舊又無篪，至是亦備。雖燕樂，皆行用。

國朝館職、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，餘皆以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。制科既改用策論，而進士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。治平末，英宗患人材少，始詔宰相、參知政事各舉五人。時韓魏公、曾魯公爲宰相，歐文忠、趙康靖公爲參政，共薦二十人。未及召試，而神宗即位，乃先擇其半，與府界提點陳子東奏事稱旨，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。吳申爲御史，言詩賦不足得士，請自是雜以經史、時務，試論策。乃命罷詩賦，試以策論二道，然終神宗之世未嘗行。蓋自更官制，在內者與職事官雜除，在外賞勞以爲貼職者，但以爲寵也。元祐初，舉行治平故事，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，遂用熙寧之令，試策一道。紹聖後不復行。四十年間，唯治平、元祐兩見而已。蓋必欲得材而慎其選，自不能數也。

世言不服藥勝中醫，此語雖不可通行，然疾無甚苦，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，不得爲無益也，吾閱是多矣。其次有好服食，不量己所宜，但見他人得效，從而試之，亦或無益而反有害。魏晉間尚服寒食散，通謂之服散。此有數方，孫真人並載之《千金方》中，而皇甫謐服之，遂爲廢人，自言性與之忤，違錯節度。隆冬裸袒，食冰當暑，甚至悲恚欲自殺，此豈可不慎哉！王子敬有帖，云「服散發者，亦是數見」，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，其爲害之甚，乃有如謐，此好服食之弊也。吾少不多服藥，中歲以後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，往既不耐煩，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。每記《素問》「勞佚有常，飲食有節」八言，似勝服藥也。

韓退之《孔戣墓志》言：「古之老於鄉者，將自佚，非自苦；閭井田宅具在，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，不在東阡在北陌，可杖屨來往也。」謂戣爲無是欲留之，此姑爲說以留戣可也，若必待此而後可去，豈善爲戣計者耶！戣時年七十三，歸不及歲而卒。如退之所云「閭井田宅」、「親戚」，誰且無之？顧不必盡求備。能如戣毅然剛決，固已晚矣，若又不能，是終不可去乎！王述乞骸骨，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箋曰：「南陽宗世林，少得好名，州裏瞻敬。年老汲汲自勵，恐見廢棄，時人咸共笑之。」若天假其壽，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。述時年六十三，辭情慷慨，自出其志，是以卒能踐之，不但爲美談也。

阮裕爲臨海太守，召爲秘書監，不就。復爲東陽太守，再召爲侍中，又不就，遂還剡中

以老。或問裕屢辭聘召而宰二郡，何耶？曰：「非敢爲高。吾少無宦情，兼拙於人間。既不能躬耕，必有所資，故曲躬二郡，豈以騁能私計故爾？」人情千載不遠，吾自大觀後，叨冒已多，未嘗不懷歸，而家舊無百畝田，不得已猶爲汝南、許昌二郡，正以不能無資，如裕所雲。既罷許昌，俸廩之余，粗可經營了伏臘，即不敢更懷軒冕之意。今衣食不至乏絕，則二郡之賜也。但吾歸而復出，所得又愈於前，則不能無愧於裕。

楚州紫極宮有小軒，人未嘗至。一日，忽壁間題詩一絕云：「宮門閑一入，獨憑闌干立。終日不逢人，朱頂鶴聲急。」相傳以爲呂洞賓也。余嘗見之，字無異處，亦已半剝去。土人有危疾，刈其黑服如黍粟，皆愈。近世有孫賣魚者，初以捕魚爲業，忽棄之而發狂，人始未之重。稍言災福，無不驗者，遂爭信之。晝往來人家，終日不停足，夜則宿於紫極宮。災福亦不可問，或謬發於語言，或書於屋壁，或笑或哭，皆不可測。久而推其故，皆有爲也。宣和末，嘗召至京師，狂言自若。或傳其語有譏切者，罷歸，固與當時流輩異矣。兵興，不知所終。

範堯夫每仕京師，早晚二膳，自己至婢妾，皆治於家，往往鐫削過爲簡儉，有不飽者，雖晚登政府亦然。補外則付之外廚，加料幾倍，無不厭。余或問其故，曰：「人進退雖在己，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。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，在外則逸而有餘，故處吾左右者，朝夕所言，必以外爲樂，而無顧戀京師之意，於吾亦一佐也。」前輩嚴於出處，每致其意如此。

張湛授範寧目痛方云：「損讀書一，減思慮二，專內視三，簡外視四，旦晚起五，夜早眠六，凡此六物，熬以神火，下以氣篩，蘊於胸中七日，然後納諸方寸，修之一時，近能數其目睫，遠視尺棰之余，長服不已，洞見墻壁之外，非但明目，亦且延年。」此雖戲言，然治目實無逾此六者。吾目昏已四年，自去年尤甚，而今夏復加之赤眚。此六物訖不能兼用，故雖雜服他藥，幾月猶未平。因省平生所用目力，當數十倍他人，安得不敝？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，所能復補湛？歷數自陽裏子、東門伯、左丘明、杜子夏、鄭康成、高堂隆、左太沖七人嘲之。陽裏子、東門伯不可知，而丘明以下五人，未有非讀書者，安可不懼？要須盡用其方，不復加減，乃有驗也。

杜牧作《李戡墓志》，載戡詆元白詩語，所謂「非莊人雅士所爲，淫言媟語入人肌骨」者。元稹所不論，如樂天諷諫閑適之辭，可概謂「淫言媟語」耶？戡不知何人，而牧稱之過甚。古今妄人不自量，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。觀牧詩，纖艷淫媟乃正其所言，而自不知也。《新唐書》取爲牧語，論《樂天傳》，以爲救失不得不然，蓋過矣。牧記

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，云「予孔丘以是與爾」，及生戡，因字之天授。晁無咎每舉以爲戲曰：「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耶？」此必戡平日自言者，其詭妄不言可知也。

李伯時初喜畫馬，曹、韓以來未有比也。曹輔爲太僕少卿，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，國馬皆在其中，伯時每過之，必終日縱觀，有不暇與客語者。法雲圓通秀禪師爲言：「眾生流浪轉徙，皆自積劫習氣中來。今君胸中無非馬者，得無與之俱化乎？」伯時懼，乃教之，使爲佛像，以變其意，於是深得吳道子用筆意。晚作《華嚴經》八十卷變相，李沖元書其文，備極工妙，不及終而以末疾廢，重自太息。既不能復畫，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畫在人者，藏之以示珍貴。宣和間，其畫幾與吳生等，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繼，而伯時無恙時，但諸名士鑒賞，得好詩數十篇爾。

杜牧記劉昌守寧陵，斬孤甥張俊事，史臣固疑之，然但以理推，未嘗以《李希烈傳》考之也。希烈圍寧陵時，守將高彥昭，昌乃其副，賊坎城欲登，昌蓋欲引去，從劉元佐請兵，出不意以搗賊。彥昭誓於眾曰：「中丞欲示弱，覆而取之，誠善。然我爲守將，得失在生人。今士創重者須供養，有如棄城去，則傷者死內，逃者死外，吾民盡矣。」於是士皆感泣，請留，昌大慚。則全寧陵，昌安得全攘其功耶？計劉元佐間能拒守當在彥昭，不在昌也。牧好其意，欲造作語言爲文字，故不復審虛實。希烈圍寧陵四十日，而謂之三月；城不陷，以元佐救兵至，敗希烈，而雲韓晉公以強弩三千，希烈解圍，皆非是。士固有幸不幸，高彥昭不得立傳，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，故昌得以爲名。趙充國云：「兵者，國之大事，當爲後法。」昌爲將固多殺，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，況未必有。聊爲辨正，以信史氏之說。

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，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。文孝嘗自作詩云：「觀心如止水，爲行見真書。」可見其志也。祁公多爲監司，及帥在外，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，人初不能辨，不敢白，必求能草書者問焉，久之乃稍盡解。世言書劄多如其爲人，二公皆號重德，而不同如此。或者疑之，余謂文孝謹於治身，秋毫不敢越繩墨，自應不解作草字；祁公雖剛方清簡，而洞曉世故，所至政事號神明，迎刃而解，則疏通變化，意之所鄉，發於書者，宜亦似之也。

唐僧能書者三人：智永、懷素、高閑也。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，一畫不敢小出入，千文之外見於世者，亦無他書，相傳有八百本。余所聞存於士大夫家者，尚七八本，親見其一於章申公之子擇處。逸少書至獻之而小變，父子自不相襲。唐太宗貶之太過，所以惟藏逸少書，不及獻之。智永真跡深穩精遠，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礙也。懷素但傳草書，

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，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，乃知萬事必得之於心，因人則不能並立矣。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，在其子授處。今二家各藏其半，惜不得爲全物也。高閑書絕不多見，惟錢彥遠家有其「爲史書當慎其遺脫」八字，如掌大，神彩超逸，自爲一家。蓋得韓退之序，故名益重爾。

葉源，余同年生，自言熙寧初，徐振甫榜已赴省試，時前取上舍優等久矣。省中策問交趾事，茫然莫知本末。或告以見《馬援傳》者，亟錄其語用之，而不及詳，乃誤以援爲願，遂被黜。方新學初，何嘗禁人讀史，而學者自爾。源言，之亦自以爲不然，故更二十年始得第。崇寧立三舍法，雖崇經術，亦未嘗廢史，而學校爲之師長者，本自其間出，自知非所學，亦幸時好以唱其徒，故凡言史，皆力詆之。尹天民爲南京教授，至之日悉取《史記》而下，至《歐陽文忠集》焚講堂下，物論喧然。未幾，天民以言事罷。

政和間，大臣有不能爲詩者，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，不可行。李彥章爲御史，承望風旨，遂上章論陶淵明、李、杜而下，皆貶之。因詆黃魯直、張文潛、晁無咎、秦少遊等，請爲科禁。故事，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爲寵，自何丞相文縝榜後，遂不復賜，易詔書以示訓戒。何丞相伯通適領修敕令，因爲科云：「諸士庶傳習詩賦者，杖一百。」是歲冬初雪，太上皇意喜，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，謂之「口號」，上和賜之，自是聖作時出，訖不能禁，詩遂盛行於宣和之末。伯通無恙時，或問「初設刑名，將何所施」？伯通無以對，曰：「非謂此詩，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。」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。

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，每對客未嘗不言。紹聖間爲戶部尚書，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，待漏院每從官晨集，多未厭於睡，往往即坐倚壁假寐，不復交談。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，人以爲苦，致遠輒遷坐於門外檐次。一日，忽大雨飄灑，同列呼之不至，問其故，曰：「怕老杜詩。」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，余爲中書舍人時，梁正在本省，每同列相與白事，坐未定，即首誦杜詩，評議鋒出，語不得間。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。每令書吏取其詩稿示客，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，必瞑目怒叱曰：「何不將我真本來！」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，而二公知之尤深。

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，客隨州，秋試試《左氏失之誣論》，云：「石言於晉，神降於莘，內蛇鬥而外蛇傷，新鬼大而故鬼小。」主文以爲一場警策，遂擢爲冠。蓋當時文體雲然，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。文章之弊，非公一變，孰能遽革？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，張正素云：慶歷末有試《天子之堂九尺賦》者，或云：「成湯當陛而立，不欠一分；孔子歷階而升，止余六寸。」意用《孟子》曹交言成湯九尺，《史記》孔子九尺六寸事。

有二主司，一以爲善，一以爲不善，爭久之不決，至上章交訟，傳者以爲笑。若論文體固可笑，若必言用賦取人，則與歐公之論何異，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。唐初以明經、進士二科取士，初不甚相遠，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，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，進士所主在策，道數加於明經，以帖經副之爾。永隆後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，初無定名，《唐書》已不記詩賦所起，意其自永隆始也。

吳下全盛時，衣冠所聚，士風篤厚，尊事耆老。來爲守者，多前輩名人，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。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，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，所居往往因之以著。元參政厚之居名衮繡坊；富秘監嚴居名德壽坊；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，名靈芝坊；範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；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餘，名德慶坊；朱光祿闕居有園池號樂圃，名樂圃坊。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，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。褒德亭以德壽富氏也，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，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爲招隱溪，來者亦不復敢輒據。此風惟吾邦見之，他處未必皆然也。

李公武尚太宗獻穆公主，初名犯神宗嫌名，加賜上字遵。好學，從楊大年作詩，以師禮事之，死爲制服，士大夫以此推重。私第爲間燕、會賢二堂，一時名公卿皆從之遊。卒謚和文，外戚未有得文謚者，人不以爲過。其後李用和之子瑋，復尚真宗福康公主，故世目公武爲老李駙馬，所居爲諸主第一。其東得隙地百餘畝，悉疏爲池，力求異石名木，參列左右，號靜淵莊，俗言李家東莊者也。宣和間，木皆合抱，都城所無有。其家以歸有司，改爲擷芳園。後寧德皇后徙居，號寧德坊。

李公武既以文詞見稱諸公間，楊大年嘗爲序其詩，爲《間燕集》二十卷。柴宗慶亦尚太宗魯國公主，貪鄙粗暴，聞公武有集，亦自爲詩，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酬唱。舉子利其餘食，爭言可與公武並馳。真宗東封亦嘗獻詩，強大年使爲之序。大年不得已爲之，遂亦自名其詩爲《平陽登庸》一集，鏤板以遺人，傳者皆以爲笑。

莊子言蹈水有道，曰：「與濟俱入，與汩偕出。」郭象以爲磨翁而旋入者，濟也；回伏而湧出者，汩也。今人言汩沒，當是浮沈之意。

太宗敦奬儒術，初除張參政洎、錢樞密若水爲翰林學士，喜以爲得人，諭輔臣云：「學士清切之職，朕恨不得爲之。」唐故事，學士禮上，例弄獼猴戲，不知何意。國初久廢不講，至是乃使敕設日舉行，而易以教坊雜手伎，後遂以爲例。而余爲學士時，但移開封府呼市人，教坊不復用矣。既在禁中，亦不敢多致，但以一二伎充數爾。大觀末，余

奉詔重修《翰林志》，嘗備錄本末。會余罷，書不克成。

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，並文穆逐出之，羈旅於外，衣食殆不給。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，延致寺中，爲鑿山巖爲龕居之。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，從秋試，一舉爲廷試第一。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，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，而志在幽燕，試《訓練將賦》。文穆辭既雄麗，唱名復見容貌偉然，帝曰：「吾得人矣。」自是七年爲參知政事，十二年而相。其後諸子即石龕爲祠堂，名曰肄業，富韓公爲作記雲。

呂文穆公既登第，攜其母以見龜圖，雖許納之，終不與相見，乃同堂異室而居。賈直孺母少亦爲其父所出，更娶他氏。直孺登第，乃請奉其出母而歸，與其後母並處。既貴，二母猶無恙，並封。二人皆廷試第一，雖爲出母之榮，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，處之各盡人情，爲難能也。

《唐書·李藩傳》記筆滅密詔王鍔兼宰相事，《會要》崔氏論史官之失，其說甚明。而《新史》猶載之，豈未嘗見崔所論耶？然即本傳考之，藩爲相，既被密旨，有不可，封還可也，何用更滅其字？自可見其誤矣。給事中批敕事，亦非是。唐制，給事中詔敕，有不便，得塗竄奏還，謂之塗歸，此乃其職事，何爲吏驚請聯他紙？藩名臣，二事尤偉，而皆不然，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，但事當核實爾。吾謂此本出批敕一事，蓋雖有故事，前未有能舉其職者，至藩行之，吏所以驚。後之美藩者，因加以聯紙之言，又益而爲王鍔事，不知適爲藩累也。據《王鍔傳》，鍔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，《會要》以爲元和五年，正藩爲相時。大抵《新史》自相抵牾，類如此。

唐以金紫、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，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、銀印青綬之稱也。漢丞相、太尉皆金印紫綬，御史大夫銀印青綬，此三府官之極崇者。夏侯勝云：「經術苟明，取青紫如拾地芥。」蓋謂此也。顏師古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，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，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。古者官必佩印，有印則有綬。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，唐爲此名固已非矣，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。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，本以掌宮門爲職，初非所貴重，何以是爲升降乎？古今名號沿革，顛倒錯忤，蓋不勝言，獨怪元豐官制諸儒，考核古今甚詳，亦循而弗悟，故遂爲階官之冠。

《漢書·李陵傳》言全軀保妻子之臣，隨而媒孽其短，孟康註以酒教爲媒，曲爲糵。師古引齊人名曲餅爲媒，謂若釀成其罪者。宋景文公好造語，唐《新史》記程元振惡李光弼，言媒蠍以疑之，不知別有據耶，抑以意自爲也？《春秋外傳》有雲蠍譖焉避之者，

蠍音遏，木蠹也，言譖由中出如蠹然。或謂取諸此，然亦奇矣。

舊說崔慎爲瓦棺寺僧後身，崔慎父爲浙西觀察使時生慎，至七歲，猶未食肉。忽有僧見之，摑其口曰：「既要他官爵，何不食肉？」自是乃食葷。凡世間富貴人，多自修行失念中來，或世緣未絕，有必償之不可逃者。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，前固有言之者矣。第崔所爲，略無修行之證，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。往在丹徒，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寺，坐間有舉此事者，致遠時有所懷，忽忿然作色曰：「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，不食肉安足道？何以不待其末年，執之十字路口，痛與百摑，方爲快意？」聞者絕倒。

國初，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，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，於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。淳化三年，試禮部遂幾二萬人，自後未有如是盛者。時錢樞密若水知舉，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，孫何爲第一，而丁晉公、王冀公、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。

晉宋間，佛學初行，其徒猶未有僧稱，通曰道人，其姓則皆從所授學。如支遁本姓關，學於支謙爲支；帛道猷本姓馮，學於帛屍梨密爲帛是也。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，今爲佛子，宜從佛氏，乃請皆姓釋。世以釋舉佛者，猶言楊、墨、申、韓，今以爲稱者，自不知其爲姓也。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，疑示尊禮，許其不名云耳。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，蓋自唐已然，而貧道之言廢矣。

呂許公初薦富韓公出使，晏元獻爲樞密使，富公不以嫌辭，晏公不以親避，愛憎議論之際，卒無秋毫窺其間者。其直道自信不疑，誠難能也。及使還，連除資政殿學士，富公始以死辭不拜，雖義固當，然其志亦有在矣。未幾，晏公爲相，富公同除樞密副使，晏公方力陳求去，不肯並立。仁宗不可，遂同處二府，前蓋未有比也。

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，驟至簽書樞密院。會北伐契丹，代州正當虜沖，而楊繼業戰歿，帝憂甚，求守之者。齊賢自請行，既至，果大敗虜眾。時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，尚無恙，帝數召至宮中，眷禮甚厚，如家人。朝散郎仲咨，其曾孫也，嘗出帝親禮面賜孫氏一詩示余，云：「往日貧儒母，年高壽太平。齊賢行孝侍，神理甚分明。」又有一幅云：「張齊賢拜相，不是今生宿世遭逢，本性於家孝，事君忠，婆婆老福，見兒榮貴。」齊賢蓋代州遂入相，聖言簡質，不爲文飾，群臣安得不盡心乎？詩、詔其家有石刻，士大夫罕見之者。

國朝宰相致事，從容進退，享有高壽，其最著者六人：張鄧公八十六，陳文惠八十二，

富韓公八十一，杜祁公八十，李文定七十七，龐穎公七十六。文潞公雖九十二，而晚節不終，士論惜之。張鄧公仍自相位得謝，尤爲可貴。

韓建粗暴好殺，而重佛教。治華州，患僧眾龐雜，犯者眾，欲貸之則不可盡，治之則恐傷善類，乃擇其徒有道行者，使爲僧正，以訓治之。而擇非其人，反私好惡予奪，修謹者不得伸，犯法者愈無所憚。建久之乃悟，一日忽判牒云：「本置僧正，欲要僧正，僧既不正，何用僧正，使僧自正。」傳者雖笑，然亦適中理。

《明皇幸蜀圖》，李思訓畫，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。余嘗見其摹本，方廣不滿二尺，而山川雲物、車輦人畜、草木禽鳥無一不具，峰嶺重復，徑路隱顯，渺然有數百里之勢，想見爲天下名筆。宣和間，內府求畫甚急，以其名不佳，獨不敢進。明皇作騎馬像，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。道旁瓜圃，宮女有即圃采瓜者，或諱之爲摘瓜圖，而議者疑。元稹《望雲騅歌》有「騎騾幸蜀」之語，謂倉卒不應儀物猶若是盛，遂欲以爲非幸蜀時事者，終不能改也。山谷間民皆冠白巾，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，所居深遠者，後遂不除，然不見他書。

歐文忠初以張氏事，當權者幸，以誣公，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，與中貴人雜治，冀以承望風旨。中外謂公必不能免，而安世秋毫無所挽，卒白公無他。當權者大怒，坐責泰州監稅，五年不得調。後治獄者，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坐貶爾。安世尋卒於至和間，終廣西轉運使，官既不甚顯，世無知之者。其爲人，亦自廉直而敏於事，不磨勘者十五年。王文公爲墓誌，僅載其事。

呂許公在相位，以郊禮特加司空，力辭不拜。既病，歸政事，仁宗眷之猶厚，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，三五日一造朝，有大事及邊機，許宰執就第咨訪，前無是比也。元祐初，晦叔辭位，遂用故事，以文潞公平章重事，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，遂踐世官，尤爲盛事。

《禹貢》導漾東流爲漢，又東爲滄浪之水。滄浪，地名，非水名也。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。《孟子》記《孺子之歌》所謂「滄浪之水，可以濯纓」者，屈原《楚辭》亦載之，此正楚人之辭。蘇子美卜居吳下，前有積水，即吳王僚開以爲池者，作亭其上，名之曰滄浪。雖意取濯纓，然似以滄浪爲水渺彌之狀，不以爲地名，則失之矣。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，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，可乎？大抵《禹貢》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，則以水足之，黑水、弱水、澧水之類是也；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，則以水別之，滄浪

之水是也。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，沇亦地名，可名以濟，不可名以沇，故亦謂之沇水。乃知聖言一字，未嘗無法也。

桑欽爲《水經》，載天下水甚詳，而兩浙獨略。浙江謂之漸江，出三天子都，欽北人，未嘗至東南，但取《山海經》爲證爾。《山海經》三天子都在彭澤，安得至此？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，雖自彭澤來，蓋眾江所會，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。余意「漸」字即「浙」字，欽誤分爲二名。酈元註引《地理志》，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已，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，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。大江自西來，此江自東來，皆會於錢塘，然後南趨於海。然浙江不見於《禹貢》，以錢塘江爲浙江，始見於《秦紀》，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，不見於《水經》者甚多，豈以小遺之，抑不及知耶？余守錢塘，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，質諸耆老，頗得其詳，欲使好事類爲一書，以補桑、酈之闕，會兵亂，不及成也。

顏魯公《吳興地》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。《圖經》云，晉初衡山見顓頊冢，有營丘圖。衡山在州之東南，《春秋傳》所謂楚子伐吳，克鳩茲至於衡山者也，今謂之橫山。或疑顓頊都帝丘，今濮州，是無緣冢在此。古今流傳，雖不可盡信，然舜葬蒼梧，禹葬會稽，何必其都耶？今州之西南有杼山，亦隸烏程，其旁有夏駕山王村，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。杼，夏之七王也。禹葬會稽，則杼之至此，固無足怪，庸俗之言，未可爲全無據也。越王勾踐本禹之後，蓋吳越在夏，皆中國地。其後習於用夷，故商周之間，變而爲夷，豈真夷狄也哉！六合之大，自開闢以來，叠爲華夷，不知其幾變。如幽燕故壤，淪陷不滿二百年，已不復名爲中國矣，而閩、廣、隴、蜀列爲郡縣者，亦安知秦漢之前，皆夷狄耶？

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。孔氏以太湖爲震澤，而不名三江，意若以北江、中江與南江爲三江，在荊州之分，漢沱參流則別爲三；在揚州之分，因入於海則合於一。所謂北江者，今丹陽而下，錢塘皆是也。孔氏本未嘗至吳，故其解北江，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，入震澤爲北江入海，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，以太湖爲震澤亦非是。《周官》：九州有澤藪，有川有浸。揚州澤藪爲具區，其浸爲五湖。既以具區爲澤藪，則震澤即具區也。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。凡言藪者，皆人資以爲利，故曰藪，以富得名，而浸則但水之所鐘也。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彌漫而極淺，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，自是入於太湖，自太湖入於海，雖淺而彌漫，故積潦暴至，無以泄之，則溢而害田，所以謂之震，猶言三川皆震者。然蒲魚蓮芡之利，人所資者甚廣，亦或可堤而爲田，與太湖異，所以謂之澤藪。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，則爲一名而已。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，故二名以別之。《禹貢》

方以既定爲義，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，此非吳越之人不知，而先儒皆北人，但據文爲說，宜其顯然失之地裏而不悟也。

三江與震澤相通者，或泄震澤而入海，或合震澤而入海。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，其二不可名。今青龍、華亭、昆山、常熟，皆有江通海，與震澤連，意必在其間。韋昭言浙江、浦陽松江者，其妄固不待較，而王氏言入者，亦不可爲入海。凡言入於渭、入於河，皆由之以往，言其終也。三江既自爲別，水非有所從來。前既未嘗言入於海，不得直言入，烏知入之爲入海？但文適同耳。當如既陂、既澤、既導、既瀦之類，各就其本水言之。既入，若言由地中行也。凡傍海之江皆狹，非大江比。海水兩潮相往來，始至而悍激，則與沙俱至。既退而緩，則留其沙而水獨返，故不過三五歲，既淤浸障塞。水不入於江，則不能通於海，知澤受之而爲害。若江水自由地中行，各分而入海，震澤安得有決溢耶？

侯公說項羽事，《漢書》載本末不甚詳。高祖以口舌遠之，誠難能矣，然世或恨其太寡恩。余家有漢金卿侯長君碑云：「諱成，字伯盛，山陽防人。漢之興也，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，謚安國君。曾孫輔封明統侯。光武中興，玄孫霸爲大司徒，封於陵侯，枝葉繁盛。或家河隨，或邑山澤。」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，唯不用之而已。漢初群臣未有封侯者，一時有功，皆旋賜之美名，號曰君，有食邑。婁敬封奉春君，富貴衣食之。蓋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，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。其傳至曾孫而得侯，尚高祖之遺意耶。《後漢·侯霸傳》，河南密人，不言爲侯公後，但雲族父淵。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，號太常侍，霸以其仕爲太子舍人，蓋史之闕也。漢之遺事，古書無復可見，而偶得於此，知藏碑不爲無補也。

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，然史不當遂沒其事。劉原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，其文甚美。原甫蓋精於西漢者也，然吾嘗謂太公、呂後在羽軍中二年，以兵相攻，遂一勝一負，略相當，高祖泰然示之，若不急於太公者。廣武之役，方數之十罪，雖欲烹太公而不顧，此豈真忘其父哉！知羽未有勝我之策，而我有滅羽之計，羽必不敢害太公也。及殺龍且，梟塞王欣，分韓信、彭越、黥布以王關東，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，形勢已成，羽寡援食盡，故以中分天下啖之，蓋察其爲人仁柔而貪。仁柔則難於輕我，貪則利於分天下。其謀一定，然後遣使，一不中而再，其於太公殆直取之耳。侯公亦會是成功也。然苟非其人，亦不能成其意，此陸賈所以不能，而侯公能之也。漢初從高祖者，又有肅公、薛公、樅公，史皆失其名，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，非一途也。

東漢鄭均致仕，章帝賜尚書祿終身，時號白衣尚書，則漢致仕無祿也。唐制亦然，而時有特給者。

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，元豐以前惟三人：趙韓王太師、張鄧公太傅、王魏公太保。元豐末，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。

範蜀公素不飲酒，又詆佛教。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，而諸韓皆崇此二事。每燕集，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，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，蜀公頗病之。蘇子瞻時在黃州，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，曰：「曲蘗有毒，平地生出醉鄉；土偶作祟，眼前妄見佛國。」子瞻報之曰：「請公試觀能惑之性，何自而生，欲救之心，作何形相，此猶不立，彼復何依？正恐黃面瞿曇，亦須斂衽，況學之者耶？」意亦將有以曉公，而公終不領，亦可見其篤信自守，不肯奪於外物也。子瞻此書不載於集。

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，與其長子邁俱行。與之期，送食惟菜與肉，有不測，則徹二物而送以魚。使伺外間以爲候，邁謹守。逾月，忽糧盡，出謀於陳留，委其一親戚代送，而忘語其約。親戚偶得魚鮓送之，不兼他物，子瞻大駭，知不免，將以祈哀於上，而無以自達，乃作二詩寄子由，祝獄吏致之，蓋意獄吏不敢隱，則必以聞。已而果然，神宗初固無殺意，見詩益動心，自是遂益欲從寬釋，凡爲深文者，皆拒之。二詩不載集中，今附於此：「柏臺霜氣夜淒淒，風動瑯玕月向低。夢繞雲山心似鹿，魂飛湯火命如雞。額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後牛衣愧老妻。他日神遊定何所，桐鄉知葬浙江西。」「聖主如天萬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了須還債，十口無家更累人。是處青山可藏骨，他時夜雨獨傷神。與君世世爲兄弟，更結來生未了因。」

北苑茶正所產爲曾坑，謂之正焙；非曾坑爲沙溪，謂之外焙。二地相去不遠，而茶種懸絕。沙溪色白過於曾坑，但味短而微澀，識茶者一啜，如別涇渭也。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，及來山中，每開闢徑路，刳治巖竇，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，肥瘠、緊緩、燥潤，亦從而不同。並植兩木於數步之間，封培灌溉略等，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，然後知事不經見，不可必信也。草茶極品惟雙井、顧渚，亦不過各有數畝。雙井在分寧縣，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。元祐間，魯直力推賞於京師，旅人交致之，然歲僅得一二斤爾。顧渚在長興縣，所謂吉祥寺也，其半爲今劉侍郎希範家所有。兩地所產，歲亦止五六斤。近歲寺僧求之者多，不暇精擇，不及劉氏遠甚。余歲求於劉氏，過半斤則不復佳。蓋茶味雖均，其精者在嫩芽，取其初萌如雀舌者，謂之槍；稍敷而爲葉者，謂之旗。旗非所貴，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，過是則老矣。此所以爲難得也。

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，字或爲泠。凡頑石捍堅，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，則兩剛相拒，必熱而沫起，俗言「磨墨如病兒，把筆如壯夫」，又云「磨墨如病風手」，皆貴其輕也。冷與泠二義不相遠。石末本瓦研，極不佳，至今青州有之。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，當是以瓦質不堅，磨墨無沫耳。物性相制，固有不可知者。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，殆纏筆不可作字，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，不過一蕞，磨即不復見。頃墨工王湍言此，試之果然，書幾間，亦不可不知此。

賜告予告，孟康解《漢書》以爲休假之名，非也。告者以假告於上，從之而或賜或予，故因謂之告。左氏言韓獻子告老，豈亦假耶？顏師古以爲請謁之言，是也。然謂謝病謝事亦爲告，則非是。謝者，置其事與言病而去爾。古文皆相因爲義，自可以爲意通，而說者每鑿而附會，是以愈傳而愈失也。

婦人以姓爲稱，故周之諸女皆言姬，猶宋言子，齊言姜也。自漢以來不復辨，類以爲婦人之名，故《史記》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，《漢書·外戚傳》雲所幸姬戚夫人之類，固已失矣。註《漢書》者，見其言薄姬、虞姬、戚姬、唐姬等，皆妾而非後，則又以爲眾妾之稱。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，事之流傳失實，每如是。今謂宗女爲姬，亦因《詩》言王姬之誤也。

俗言「忍事敵災星」，此司空表聖詩也。表聖《休休亭記》，自言嘗爲匪人所辱，宜以耐辱自警，因號耐辱居士，蓋指柳璨，豈白馬之禍。璨將爲不利，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，故爲是言耶。《表聖傳》見《五代舊史·梁書》，蓋其卒在唐亡後也。然絕不能明其大節，至謂躁進矜伐，爲端士所鄙。昭宗反正，召爲兵部侍郎，謂己當爲宰輔，爲時要所抑，憤而謝病去。世之毀譽，相反如此。如表聖出處用心，而不見知於當世，猶至是乎。王元之爲五代闕文，始力爲之辨。方元之時，去五代尚未遠，蓋猶有所傳聞。今《唐新書》所載，大抵多取於元之，故知君子但強於爲善，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，其久而必定也。

樂君，達州人，生巴峽間，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，狀極質野，而博學純至，先君少師特愛重之，故遣吾聽讀。今吾尚略能記六經，皆樂君口授也。家貧甚，不自經理，有一妻、二兒、一跛婢，聚徒城西，草廬三間，以其二處諸生，而妻子居其一。樂易坦率多嬉笑，未嘗見其怒。一日過午未飯，妻使跛婢告米竭。樂君曰：「少忍，會當有餉者。」妻不勝忿，忽自屏間躍出，取按上簡擊其首。樂君袒而走，仆於舍下，群兒環笑，掖起之。

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，樂君徐告其妻曰：「果不欺汝。饑甚，幸速炊。」俯仰如昨日，幾五十年矣。每旦起，分授群兒經，口誦數百過不倦。少間，必曳履慢聲抑揚，吟諷不絕。躡其後聽之，則延篤之書也。群兒或竊效靳侮之，亦不怒。喜作詩，有數百篇。先君時爲司理，猶記其相贈一聯云：「末路清談得陶令，他時陰德頌於公。」又《寄故人》云：「夜半夢回孤月滿，雨余目斷太虛寬。」先君數稱賞之，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。

往時南饌未通，京師無有能斫鮥者，以爲珍味。梅聖俞家有老婢，獨能爲之。歐陽文忠公、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鮥，必提魚往過聖俞，聖俞得鮥材，必儲以速諸人，故集中有《買鯽魚八九尾，尚鮮活，永叔許相過，留以給膳》、又《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，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，留以遲永叔》等數篇。一日，蔡州會客，食雞頭，因論古今嗜好不同，及屈到嗜芰、曾晳嗜羊棗等事。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，問其故，舉前數題曰：「見《梅聖俞集》。」坐客皆絕倒。

元豐間，淮浙士人以疾不仕，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：楚州徐積仲車、蘇州朱長文伯原。仲車以聾，伯原以跛，其初皆舉進士，既病乃不復出。近臣多薦之，因得爲州教授，食其祿，不限以任。伯原，吾鄉里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，有園宅幽勝，號樂圃，與樞密子中尤厚善。紹聖間，力起爲太學博士，遷秘書省正字卒。仲車貧甚，事母至孝，父早棄家，不知所終，乃盡力於母，既死，圖其像，日祭之，飲食皆持匕箸舉進於像上若食之者，像率淋漓沾汙。父名石，每行山間或庭宇，遇有石，輒躍以過，偶誤踐，必嗚咽流涕。好作詩，頗豪怪，日未嘗輟，有六千餘篇。每客至，不暇見，必辭以作詩忙，終於家。蘇子瞻往來淮甸，亦致禮，以爲獨行君子也。

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，往往喜作詩，其最知名者，熙寧間有清順、可久二人。順字怡然，久字逸老，其徒稱順怡然、久逸老。所居皆湖山勝處，而清約介靜，不妄與人交。無大故不至城市，士大夫多往就見。時有饋之米者，所取不過數斗，以瓶貯置幾上，日取其三二合食之。雖蔬茹亦不常有，故人尤重之。其後有道潛，初無能，但從文士往來，竊其緒余，並緣以見當世名士，遂以口舌論說時事，譏評人物，因見推稱。同時有思聰者，亦似之，而詩差優。近歲江西有祖可、惠洪二人。祖可詩學韋蘇州，優此數人。惠洪傳黃魯直法，亦有可喜，而不能無道潛之過。祖可病癩死。思聰，宣和中棄其學，爲黃冠，又從而得官。道潛、惠洪，皆坐累編置。風俗之變，雖此曹亦然。如順、久，未易得也。

孫樞密固人物方重，氣貌純古，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。熙寧間，神宗以東宮舊僚托腹心，每事必密詢之。雖數有鯁論，而終不自暴於外。言一定，不復易，雖一日數返，守一辭

不爲多言。其子樸嘗爲人道其家庭之言曰：「爲人當以聖賢爲師，則從容出於道德。若急於名譽，老死亦安一節，不足學。」故秉政於元豐、元祐間，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，而訖不見驚世駭俗之事。其名四子，長即樸，次名曰雍、曰野、曰戇，可見其志也。

居高山者，常患無水。京口甘露、吳下靈巖，皆聚徒數百人，而沽水於下，有不勝其勞者。今道場山亦無水，以汙池積雨水供濯溉，不得已則飲之。人無食猶可，水不可一日闕，但有水者，不知其爲重爾。吾居東西兩泉，西泉發於山足，蓊然淡而不流，其來若不甚壯，匯而爲沼，才盈丈，溢其餘流於外。吾家內外幾百口，汲者繼踵，終日不能耗一寸。東泉亦在山足，而伏流決爲澗，經碧淋池，然後會大澗而出，傍澗之人取以灌園者，皆此水也。其發於上以供吾飲，亦才五尺。兩泉皆極甘，不減惠山，而東泉尤冽，盛夏可冰齒，非烹茶、釀酒，不常取。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，熱甚，草木枯槁，山石皆可薰灼人。凡山前諸澗悉斷流，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，獨吾兩泉略不加損。平居無水者，既患不能得水，有水而易涸者，方其有時，又以爲常而不貴。今吾泉乃特見眾艱於得水之時，故居者始知其利，蓋近於有常德者，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！

李亙，字可久，兗州人，舉進士，少好學，通曉世事。吾識之最早，知其卓然必有立者。吾守許昌，一旦冒大雪，自兗來見，留十日而去，未嘗及世事，惟取古人出處所難明者，質疑於余。後爲南京寧陵丞，徐丞相擇之作尹，特愛之。及擇之當國，寖用爲郎官。建炎末，虜犯淮南，亙不及避地，久之不相聞。有言亙已屈節於劉豫者，余深以爲不然。既而聞爲豫守南京，且遷大名留守，余雖悵然，然念亙終必不忍至此。今春徐度自臨安來，雲見其鄉人云，亙謀歸本朝，已爲豫族誅矣，不覺爲流涕，乃知余信之爲不謬。亙有知慮，見事速，此其間委折，必有可言者，恨知之未詳也。

趙俊，字德進，南京人，與余爲同年生。余自榜下不相聞，守南京始再見之。官朝奉郎，新作小廬，在城北。杜門，雖鄉里不妄交。劉器之無恙時，居河南，暇時獨一過之。徐擇之於鄉人最厚，亦善俊。及爲丞相，鄉人多隨其材見用，俊未嘗往求，擇之亦忘之，獨不得官。建炎末，金將南牧，或勸之避地。俊曰：「但固吾所守爾，死生命也，避將何之？」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，俊晏然安其居，卒不動。劉豫僭號，起爲虞部員外郎，辭疾不受。以告畀其家，卒卻之。如是再三，豫亦不復強。凡家書文字，一不用豫僭號，但書甲子。後三年死，此亦徐度雲。自兵興以來，常恨未見以大節名世者，在建康得一人，曰通判府事楊邦乂，嘗表諸朝，得謚而立廟祀。今又聞亙與俊，皆故人，蓋可尚世，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，他日當求其事，各爲之作傳。

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，用半幅紙，有折痕。記其略云：「昨夜有進士蔣堂，攜所作文來，極可喜，不敢不布聞。謹封拜呈。」後有蘇子瞻跋云：「夜得一士，旦而告人，察其情，若喜而不寐者。」蔣氏不知何從得之，在其孫彝處也。世言文公爲魏公客，公經國大謀，人所不知者，獨文公得與觀。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，且得一士必亟告之，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。片紙折封，尤見前人至誠相與，簡易平實，不爲虛文，安得復有隱情不盡，不得已而苟從者，皆可爲後法也。

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，雖無大功，亦無甚顯過。罷黜蓋非其罪，一跌不振，遂至於死，世多哀之。此固不幸，然吾謂陳濤之敗，亦足以取此。杜子美《悲陳陶》云：「孟冬十郡良家子，血作陳陶澤中水。野曠天青無戰塵，四萬義軍同日死。」哀哉！此豈細事乎？用兵成敗，固不可全責主將，要之非所長而強爲之，勝乃其幸，敗者必至之理，與故殺之無異也。次律之志，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，則此四萬人之死，其誰當之乎？顧一跌猶未足償。陸機河橋之役，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，固未必皆死，死者亦多矣。訟其冤者，孰不切齒孟玖，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，而敢遽當此任，師敗七里澗，死者如積，澗水爲不流。微孟玖，機將何以處乎？吾老出入兵間，未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，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、房琯陳陶之戰，皆可爲書生輕信兵者之戒，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。

兵興以來，盜賊邊騎所及無噍類，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，或幸以免。忽繈負嬰兒啼聲聞於外，亦因得其處。於是避賊之人，凡嬰兒未解事、不可戒語者，率棄之道旁以去，累累相望。有教之爲綿毬，隨兒大小爲之，縛置口中，略使滿口而不閉氣。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，臨系時量以水漬，使咀味，兒口中有物，自不能作聲，而綿軟不傷兒口。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。己酉冬，敵自江西犯饒信，所在居民皆空城去，顛仆流離道上，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。

三十年間，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爲賢，蓋矯前日好興邊事之弊。此雖仁人用心，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，器械刓朽，教場鞠爲蔬圃。吾在許昌親見之，意頗不以爲然。兵但不可輕用，豈當並其備廢之哉！乃爲新作甲仗庫，督掌兵官復教場，以日閱習。一日，王幼安見過，曰：「公不聞邢和叔乎？非時入甲仗庫檢察，有密啟之者，遂坐謫。」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眾，因懼而止。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，偶不得，此亦天也。然自金人暴起，東南州郡類以兵不足用，且無器甲，望風而潰者皆是。恨吾前日之志不終，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爲之，不過得罪，終亦必無補也。

孔孟皆力詆願人，余少不能了，以爲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終愈於不爲忠信廉潔之

人，何傷乎而疾之深也。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偽之際，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。彼不爲忠信廉潔者，其惡不過其身。人既曉然知之，則是非亦不足爲之惑。乃非其情而矯爲之，則名實顛倒，內外相反，苟用以濟其奸，何所不可爲！方孔孟時，先王遺風余澤未遠，猶有能察而知之者，所憂特賊德而已。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，不幸染其習而勿悟，則將舉世從之，《莊子》所謂「小惑易方，大惑易性」者，其爲患豈勝言乎！

子貢問曰：「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」「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一鄉之人未必皆善，亦未必皆不善。今無別於善惡而皆好之，非鄉原乎？」若反此，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，則孟子所謂「自反而仁與禮者，雖以爲禽獸可也」。若善者亦惡之，則不可矣，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，而貴善人之所好，兩者各當其分，則何擇於好惡哉？然惟仁者能好人、能惡人，則好惡非仁者，未易得其正，亦必自知者明，自反者審，然後不爲外之好惡所奪也。

閱所曝碑冊，見李邕所作《張柬之碑》，讀之偶終篇。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，然五王沈勇忠烈，非幽求輩險譎貪權、偶能濟事者比。其間桓彥範與柬之尤奇材，可與姚崇相先後，蓋皆本於學術，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，不能自免於禍，亦坐書生習氣，仁而不能斷也。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，非有以過二人，正以其一於前，無所顧避爾。柬之、彥範既欲成此，又欲全彼，其志豈不哀哉！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，勢必不能兩立。若以柬之、彥範之材，而輔之幽求之決，豈特卒保其身，安得更有景龍事乎？世言廢幽求等，坐姚崇不喜，非崇不能容，乃所以全之也。村校中教小兒誦詩，多有「心爲明時盡，君門尚不容。田園迷徑路，歸去欲何從」一篇，初不知誰作。大觀間三館曝書，昭文庫壁間有敝篋，置書數十冊，蠹爛幾不可讀。發其一，曰《玉堂新集》，載此篇，乃幽求《詠懷》作也。豈非遷杭、郴州刺史時耶？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，姑慰而云爾。

故事，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，舉上其所爲文五十篇，考於學士院，中選而後召試。得召者不過三之一，惟歐陽文忠公爲學士時，所薦皆天下名士，無有不在高選者，蘇子瞻兄弟、李中書邦直、孫翰林巨源是也，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。程試既不過策論，故所上文，亦以策論中半，然多未免猶爲場屋文辭，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，列其條目，援據祖宗源流本末，質以故事，反覆論說，皆可施行，無一辭虛說。韓魏公一見曰：「慟哭泣涕論天下事，其今之賈誼乎？」時方爲於潛縣令，會以期喪，不及試。免喪，魏公猶當國，即用爲崇文館編校書籍，遂見進用，不復更外任，蓋猶愈於正登科也。

李育，字仲蒙，吳人。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，能爲詩，性高簡，故官不甚顯，亦少知之

者。與外大父晁公善，尤愛其詩。先君嘗得其親書《飛騎橋》一篇於晁公，字畫亦清麗，以爲珍玩。《吳志》孫權征合肥，爲魏將張遼所襲，乘駿馬上津橋，橋板撤丈餘，超度得免，故以名橋，今在廬州境中。詩本後亡去，略追記之，附於此：「魏人野戰如鷹揚，吳人水戰如龍驤。氣吞魏王惟吳王，建旗敢到新城旁。霸主心當萬夫敵，麾下倉皇無羽翼。途窮事變接短兵，生死之間不容息。馬奔津橋橋半撤，洶洶有聲如地裂。蛟怒橫飛秋水空，鶚驚徑度秋雲缺。奮迅金羈汗沾臆，濟主艱難天借力。艱難始是報主時，平日主君須愛惜。」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，小兒識之。

錢塘西湖、建康鐘山，皆士大夫願遊而不獲者。仕宦適至，未有不厭足所欲。兩郡餘皆辱居之。在錢塘十月，適敵犯京師，信息未通，日望望涕泣，引首北向，何暇顧其他，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。建康亦留半歲，正當冬春之間，出師待敵，寢食且廢。鐘山雖兵火殘破之余，形勢故在，六朝遺跡故事，班班猶可數，城中但見屹然在側爾。而少從先君入峽，瞿塘、灩澦、高唐、白帝城，皆天下絕險奇異，乃一一縱觀，至今猶歷歷在目。晚往來浙東七里瀨、金華三洞諸勝處，每至輒留數日，非興盡不歸。乃知山林丘壑亦各有分，非軒冕者所可常得，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。

上所好惡，固不可不慎，況於取士？神童本不專在誦書，初亦不以爲常科，適有則舉之爾，故可因之以得異材。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，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，童子如此，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！大觀行三舍法，至政和初，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，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爲小子有造，此殆近俳，而執事者樂聞之。凡有以聞，悉命之官，以成其說。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於苟得，每苦其子弟以爲市，此豈復更有人材哉！宣和末，余在蔡與許，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，率以老書生挾二三人，持狀立庭下求試，與倡優經過而獻藝略等。初亦怪抱之，使升堂坐定問之，乃志在得公廚數十千爲路費爾，爲之悵然。後或聞有得官者，今莫知皆安在，理固然也。

景修與吾同爲郎，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，步月庭下，爲吾言：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，與詩僧可久泛西湖，至孤山已夜分。是歲早寒，月色正中，湖面渺然如镕銀，傍山松檜參天，露下葉間熲熲皆有光。微風動，湖水晃漾，與林葉相射。可久清臞，苦吟坐中，凄然不勝寒，索衣無所有，空米囊覆其背，爲平生得此無幾。吾爲作詩記之云：「霜風獵獵將寒威，林下山僧見亦稀。怪得吟詩無俗語，十年肝鬲湛寒輝。」此景暑中想像，亦可一灑然也。

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，讀書而應舉，應舉而望登科，登科而仕，仕而以敘進，苟不違道

於義，皆無不可也。而世有一種人，既仕而得祿，反嘐嘐然以不仕爲高，若欲棄之者，此豈其情也哉！故其經營有甚於欲仕，或不得間而入，或故爲小異以去，因以遲留，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，世終不寤也。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，計無從得。一日，見市肆有列而鬻者，輒大呼仆地，主人驚問，曰：「吾畏饅頭。」主人曰：「安有是理？」乃設饅頭百許枚，空室閉之，徐伺於外，寂不聞聲，穴壁窺之，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。亟開門詰其然，曰：「吾見此，忽自不畏。」主人知其紿，怒而叱曰：「若尚有畏乎？」曰：「有。猶畏臘茶兩碗爾。」此豈求不仕者也。

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，沈氏世爲著姓。元豐間有名思者，字東老，家頗藏書，喜賓客。東林當錢塘往來之沖，故士大夫與遊客勝士聞其好事，必過之，沈亦應接不倦。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，風神超邁，與之飲，終日不醉。薄暮，取食余石榴皮，書詩一絕壁間曰：「西鄰已富憂不足，東老雖貧樂有餘。白酒釀來緣好客，黃金散盡爲收書。」即長揖出門，越石橋而去，追躡之，已不見，意其爲呂洞賓也。當時名士多和其詩傳於世。蘇子瞻爲杭州通判，亦和，用韓退之《毛穎傳》事云：「至用榴皮緣底事，中書君豈不中書。」雖以紀實，意亦有在也。

橘極難種，吾居山十年，凡三種而三槁死。其初移栽，皆三四尺餘，一歲便結實，累然可愛。未幾，偶歲大寒，多雪，即立槁。雖厚以苫覆草擁，不能救也。蓋性極畏寒，而吾居在山之半，又面北，多北風，與平地氣候絕不同。山前梅花及桃李等，率常先開半月，蓋五七之間如此。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，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，不若洞庭人以爲業也。凡橘一畝，比田一畝利數倍，而培治之功亦數倍於田。橘下之土幾於用篩，未嘗少以瓦甓雜之。田自種至刈，不過一二耘，而橘終歲耘無時，不使見纖草。地必面南，爲屬級次第使受日，每歲大寒，則於上風焚糞壤以溫之。「吾不如老圃」，信有之矣。

吾居雖略備，然材植不甚堅壯，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即一易。人生不能無役，閑中種木，亦是一適。今山之松已多矣，地既皆辟，當歲益種松一千，桐、杉各三百，竹凡見隙地皆植之。盡五年而止，可更有松五千，桐、杉各千五百。三十年後，使居者視吾室敝，則伐而新之。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，可不外求而足。今歲積益，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，松杉生不滿三尺者，處處有之。桐子已實，伺其墜，多畜之。冬春之間，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，擇仆之健而願者兩人供役，吾不爲無事矣。然此居竟何有，吾年六十猶思預植良材爲後計。柳子厚詩云：「晚學壽張樊敬侯，種漆南園待成器。」使子厚在，寧免一笑耶？

人之操行，莫先於無偽，能不爲偽，雖小善亦有可觀。其積累之，必可成其大。苟出於偽，雖有甚善，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，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。吾涉世久，閲此類多矣。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，牽率矯厲之行以誇眾，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？或因以得利，然外雖未知，未有不先爲奴婢，窺其後而竊笑者。雖欲久可乎？今吾父子相處，固自閨門之內，而賓客之從吾遊者，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，而並吾席也，吾固無善可稱，然終日之言，苟有一毫相戾，何獨有愧鄉黨居鄰，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！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侄書有云：「凡人勉強於外，何所不至，惟考之其私，乃見真偽。」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，可書諸紳也。

《晉史》言王逸少性愛鵝，世皆然之。人之好尚，固各有所僻，未易以一概論。如崔鉉喜看水牛鬥之類，此有何好，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。逸少風度超然，何取於鵝？張素正嘗云：「善書者貴指實掌虛，腕運而手不知。鵝頸有腕法，儻在是耶？今鵝千百爲群，其間必自有特異者。畜牧人皆能辨，人即貴售之以爲種，蓋物各有出其類者。逸少即意有所寓，因又賞其善者也。」正素能書，識古人行筆意，其言似有理。

司空，國史有傳，其大節略已備矣，而平生出處每章奏論事，見於謀國者，遺落甚多。先大父太師兄弟三人，皆以司空蔭入官，至老不敢忘也。吾少時，猶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十四條，今莫知本安在。本院子孫既微，大觀末，吾嘗從求家集及手書稿草，猶得五六十卷，意欲爲論次及作家傳，久之不能成。喪亂以來，圖籍零落，今歲曝書追尋，尚有前日之半，喜不自禁。稍涼，筆研可親，終當成此誌，亦欲使汝曹知吾門內，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，非如乃翁猥退無能也。

韓退之作《毛穎傳》，此本南朝俳諧文《驢九錫》、《雞九錫》之類，而小變之耳。俳諧文雖出於戲，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，而退之所致意，亦正在「中書君老不任事，今不中書」等數語，不徒作也。文章最忌祖襲，此體但可一試之耳。下《邳侯傳》世已疑非退之作，而後世乃因緣換仿不已，司空圖作《容成侯傳》，其後又有《松滋侯傳》。近歲溫陶君、黃甘、綠吉、江瑤柱、萬石君傳，紛然不勝其多，至有托之蘇子瞻者，妄庸之徒，遂爭信之。子瞻豈若是之陋耶？中間惟杜仲一傳，雜藥名爲之，其制差異，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，而不以自名。余嘗問蘇氏諸子，亦以爲非是。然此非玩侮遊衍有餘於文者，不能爲也。

神仙出沒人間，不得爲無有，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，皆妄人也。神仙本出於人，孰

不可爲？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，理豈有是乎！今鄉里之善人，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，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？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，顧未必皆授以道，然或前告人以禍福，使有所避就，或付之藥餌，使壽考康強，非見之也，彼自以類求耳。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，近世傳歐陽文忠公、韓魏公皆爲仙，此復何疑哉！

漢末五斗米道出於張陵，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。凡受道者，出五斗米，故云五斗米道，亦謂之「米賊」，與張角略相同。張魯蓋陵之孫，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爲本，而魯爲劉焉督義司馬，因與別部司馬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，遂襲殺修而奪其兵，惡在其不欺詐耶？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，逸少人物高勝，必非惑於妖妄者，其用意故不可知。然盧循入會稽，其子凝之爲太守，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備，遂爲循屠其家，亦可見矣。

孟子言「烏是何言」也，烏，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，至今用之，作鼻音，亦通於汝潁。《漢書》記故人見陳涉，言「夥，涉之爲王耽耽者」，夥，吳楚發語驚大之辭，亦見於今。應劭作禍音，非是，此唇音，與「壞」相近。《公羊》記州公如曹，以齊人語「過我」爲「化我」，今齊人皆以「過」爲「夫」音。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，而舉世訛爲丁雅切，不知今吳越俚人，正以相毆擊爲謫耿音也。

吳越之俗，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，不知其何據。前此夏雨時行，雨之所及必廣，自分龍後，則有及有不及，若有命而分之者也。故五六月之間，每雷起雲族，忽然而作，類不過移時，謂之過雲雨。雖三二里間亦不同。或濃雲中見，若尾墜地，蜿蜒屈伸者，亦止雨其一方，謂之龍掛。深山大澤，龍蛇所居，其久而有神，宜有受職者，固無足怪。屋廬林木之間，時有震擊而出，往往有隙穴，見其出入之跡，或曰此龍之懶而匿藏者也。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，是以有畏而逃。以是推之，龍之類蓋不一。一雨分役，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，其勤惰材不材，爲之長者，各察而治之耶。

崔唐臣，閩人也，與蘇子容、呂晉叔同學相好。二公先登第，唐臣遂罷舉，久不相聞。嘉祐中，二公在館下，一日，忽見艤舟汴岸，坐於船窗者，唐臣也。亟就見之，邀與歸，不可。問其別後事，曰：「初倒篋中，有錢百千，以其半買此舟，往來江湖間，意所欲往則從之，初不爲定止。以其半居貨，間取其贏以自給，粗足即已，不求有餘，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。」二公相顧，太息而去。翌日，自局中還，唐臣有留刺，乃攜酒具再往謁之，則舟已不知所在矣。歸視其刺之末，有細字小詩一絕云：「集仙仙客問生涯，買得魚舟度歲華。案有黃庭尊有酒，少風波處便爲家。」訖不復再見，頃見王仲弓說此。

山林園圃但多種竹，不問其他景物，望之自使人意瀟然。竹之類多，尤可喜者筆竹，蓋色深而葉密。吾始得此山，即散植竹，略有三四千竿，雜眾色有之，意數年後，所向皆竹矣。戊申、己酉間，二浙竹皆結花而死，俗謂之米竹。於是吾所植亦槁盡，今所存，惟介竹數百竿爾。方其初花時，老圃輒能識之，告吾亟盡伐去，存其根，則來歲尚可復生，而余終不忍。至已槁而後伐，則與其根俱朽矣。比雖復補種，而竹種已難得，不能及前五之一，然猶更須三五年，始可望其幹雲蔽日。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，但取大竹，善掘其鞭，無使殘折，從根斷取其三節，就竹林燒其斷處，使無泄氣，種之一年即發細筍，掘去勿存，次年出筍便可及母，此良有理。插柳者燒其上一頭，則抽條倍長；鬻牡丹者，燒其柄或蠟封，即不蔫，蓋一術也，當即試之。然種竹須當五六月，雖烈日無害。小瘁，久之復蘇。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可移，不必此日，凡夏皆可種也。杜子美詩云：「西窗竹影薄，臘月更須栽。」余舊用其言，每以臘月種，無一竿活者，此亦余信書之弊，而見事遲也。

劉惔盛暑見王導，導以腹熨彈棋局，云：「何乃溷。」惔出，人問「王公何如」？惔曰：「未見他異，唯聞吳語。」當謂溷爲冷，吳人語也。今二浙乃無此語。

世以登科爲折桂，此謂郤詵對策東堂，自云「桂林一枝」也，自唐以來用之。溫庭筠詩云：「猶喜故人新折桂，自憐羈客尚飄蓬。」其後以月中有桂，故又謂之月桂。而月中又言有蟾，故又改桂爲蟾，以登科爲登蟾宮。用郤詵事固已可笑，而展轉相訛復爾。然文士亦或沿襲，因之弗悟也。

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，間有優諢及人所不敢言者，不徒爲諧謔，往往因以達下情，故仙現亦時時效之，非爲優戲，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。紹聖初，修天津橋，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。種民時以朝服坐道旁，持撾親指麾役工，見者多非笑。一日橋成，尚未通行，仙現適至，素識種民，即訶止之，曰：「吾橋成，未有敢過者，能打一善諢，當使先眾人。」仙現應聲云：「好橋，好橋。」即上馬急趨過。種民以爲非諢，使人亟追之，已不及。久方悟其譏己也。

韓忠獻公罷政事，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遊事云：「吾已無及，汝曹他日能如少遊言，爲鄉里善人守墳墓亦足矣。」康公既葬忠獻許昌，仕寖顯。一日，歸省墓下，用王逸少故事，期六十即掛冠歸，以終公誌，爲文自誓。元豐末，謫守鄧州，明年六十，乃具述前語，求致仕，章十上。時裕陵眷康公未衰，苦留之，遣中使喻旨，曰：「先臣有知，見卿宣力國事，當亦必以爲然。」康公猶請不已，乃就易許昌，曰：「可以守墳墓

矣。」公不得已拜命，未幾，再入爲相。韓宗武雲。

杜子美詩：「自平宮中呂太一，收珠南海千餘日。近供生犀翡翠稀，復恐征戍干戈密。蠻溪豪族小動搖，世封刺史非時朝。蓬萊殿前諸主將，才如伏波不得驕。」《代宗紀》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，逐其節度張休。或疑「宮中」二字恐誤，讀《韋倫傳》，言「宦者呂太一」，是蓋中人爲宮市於嶺南者爾，故稱市舶使。此詩似爲哥舒晃作，太一以廣德二年反，晃大歷八年以循州刺史反，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，相去蓋十年。自此詩而上至《青絲》五篇，疑皆失其題，故但以句首語名之，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。《魏知古傳》復有薦洹水令呂太一，在開元間，與大歷亦相反，此別一人，姓名適同爾。

浙東溪水峻急，多灘石，魚隨水觸石皆死，故有溪無魚。土人率以陂塘養魚，乘春魚初生時，取種於江外，長不過半寸，以木桶置水中，細切草爲食，如食蠶，謂之魚苗。一夫可致數千枚，投於陂塘，不三年，長可盈尺，但水不廣，魚勞而瘠，不能如江湖間美也。《大業雜記》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，置苑內海中水邊，十餘日即生。其法取魚產子著菇藻上者，刈之，曝幹，亦此之類，但不知既曝幹，安得復生？必別有術。今吳中此法不傳，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。

虎丘山，晉王珣故居。珣嘗爲吳國內史，故與其弟珉皆卜居吳下。舊傳宅在城內日華裏，今景德寺即是，虎丘乃其外第爾。珣與珉分東西二宅，本在山前，後舍爲寺，乃號東西寺。今寺乃在山巔，下瞰劍池。父老以爲會昌寺，廢其地歸於民，今爲田者，猶能指其故處。大中寺復，乃遷於上，則非復珣之舊矣。寺之西亦有小院，謂之西庵，蓋但存其名。余大父故廬與景德寺爲鄰，自虜入寇，景德寺皆焚，而虎丘偶獨存，其勝概猶爲吳下第一也。

徐復，所謂沖晦處士者，建州人，初亦舉進士。京房易，世久無通其術者，復嘗遇隱士得之，而雜以六壬遁甲，自筮終身無祿，遂罷舉。范文正公知蘇州，嘗疑夷狄當有變，使復占之。復爲言西方用師，起某年月，盛某年月，天下當騷然，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昊叛，無一不驗者。仁宗聞而召見，問以兵事，曰：「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，惟強君德乃可濟爾。」命以大理評事，不就，賜號而歸。杭州萬松嶺，其故廬也。時林和靖尚無恙，杭州稱二處士。而和靖卒，乃得謚。與復同時者，又有郭京，亦通術數，好言兵而任俠不倫，故不顯。

道家有言三屍，或謂之三彭，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，能記人過失。至庚申日，乘人睡

去而讒之上帝，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，謂之守庚申，或服藥以殺三蟲。小人之妄誕，有至此者。學道以其教言，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，不求無過，而反惡物之記其過，又且不睡以守，爲藥物以殺之，豈有意於爲過，而幸蔽覆藏匿、欺妄上帝，可以爲神仙者乎？上帝照臨四方，納三屍陰告而謂之讒，其悖謬尤可見。然凡學道者，未有不信其說。柳子厚最號強項，亦作《罵屍蟲文》。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，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，紫霄笑曰：「三屍何有？此吾師托是以懼爲惡者爾。」據床求枕，作詩以示眾曰：「不守庚申亦不疑，此心長與道相依。玉皇已自知行止，任爾三彭說是非。」投筆，鼻息如雷。詩語雖俚，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，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？

余在建康，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，援赦書求官。縑素雖弊，字畫猶如新。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，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，次雲右可汾州刺史云云，然後書告詞。先言門下，末言主者施行，猶今之麻詞也。「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」下後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、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、集賢殿學士云云蕭嵩宣，中書侍郎闕，知制誥王丘奉行，此中書省官也。再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尚書、弘文館學士臣光庭，與黃門侍郎、給事中等言，制出如右，請奉制付外施行，謹言。年月日。畫制可者，門下省官也。再列尚書左丞相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行尚書右丞相云云璟，侍中云云，蓋光庭前銜而不名。次列吏部侍郎林甫、肜，告某官奉被制書如右，符到奉行。年月日下者，尚書省官也。璟與林甫、肜三名皆親書，大如半掌，極奇偉，蓋裴光庭、宋廣平、李林甫。肜，當爲韋肜。中書省官書姓，而門下尚書省則不書。光庭以兼吏部尚書，故再見於尚書省官而不名。蕭嵩、裴光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。余見唐告多，大抵皆吏部告，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堂除者，故有辭，但前不言敕而言門下爲異爾。兵興以來，先代遺跡存者無幾，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。

晏元獻爲參知政事，仁宗親政，與同列皆罷，知亳州。亳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，然亦不免俱去。一日，遊渦水，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，既得之，口不能容，乃相與墜地，遂作《蜩蛙賦》，略云：「匿蕞質以潛進，跳輕軀而猛噬。雖多口以連獲，終扼吭而弗制。」歐陽文忠滁州之貶，作《憎蠅賦》，晚以濮廟事，亦厭言者屢困不已，又作《憎蚊賦》。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，作《黠鼠賦》。皆不能無芥蒂於中，而發於言，欲茹之不可，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。

趙康靖公初名禋，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，一見公曰：「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。」因使改名約。已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，大書「趙概」二字，初弗悟，既又夢有遺之書者，題云「秘書丞通判汝州趙概」，始疑其或諭己，乃改後名。後六年登科，果

以秘書丞通判海州，但「汝」字不同爾。議者或「汝」字篆文與「海」字相近，公夢中或不能詳也。既稍顯，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，文安題壁云「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概」。後十年，亦以此官入掖垣，遂爲學士。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，同會，偶爲書題名記，云「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」，兩人相顧大笑。此尤可怪，故康靖平生尤信夢。晚作《見聞記》，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。

劉原甫廷試本爲第一，王文安公其舅也，爲編排試卷官，既拆號，見其姓名，遂自陳請降下名。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，編排官無與，但以號次第之耳。文安猶力辭不已，遂升賈直孺爲魁，以原甫爲第三。

陸龜蒙作《怪松圖贊》，謂草木之性本無怪，生不得地，有物遏之，而陽氣作於內，則憤而爲怪。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，當權者不喜，每目爲怪人。文正知之，及後復用爲西帥，上疏請城京師以備敵，曰：「吾又將怪矣。」乃書《龜蒙贊》以遺當權者，曰：「朝廷方太平，不喜生事。某於搢紳中獨如妖言，既齟齬不得伸辭，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？」時雖知其諷己，訖不能盡用其言。

世言遲久有待者曰「宿留」，自漢即有此語。二十八星謂之舍，亦謂之宿。宿者，止其所居也。留作去音。古一字而分二義者，多以音別之，如自食爲食，食人則音伺；自飲爲飲，飲人則音蔭之類是矣。蓋應留而留則爲平音，應去而留則爲去音。逗遛亦同此義。

顏魯公真跡，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，其最著者，《與郭英乂論坐位書》在永興安師文家。《祭侄李明文病妻乞鹿脯帖》在李觀察士衡家，《乞米帖》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，《寒食帖》在錢穆甫家，其餘《蔡明遠帖》、《盧八倉曹帖》、《送劉太真序》等不知在誰氏，皆有石本。《坐位帖》，安氏初析居分爲二，人多見其前段，師文後乃並得之。相繼皆入內府，世間無復遺矣。

錢穆甫爲如皐令，會歲旱蝗發，而泰興令獨紿郡將云：「縣界無蝗。」已而蝗大起，郡將詰之，令辭窮，乃言縣本無蝗，蓋自如皐飛來，仍檄如皐，請嚴捕蝗，無使侵鄰境。穆甫得檄，輒書其紙尾，報之曰：「蝗蟲本是天災，即非縣令不才。既自敝邑飛去，卻請貴縣押來。」未幾，傳至郡下，無不絕倒。

《左氏》記晉平公夢黃熊事，亦見《國語》，二本皆作「熊」字，韋氏《國語註》遂以爲熊羆之熊。杜預於《左氏》不言何物。世多疑熊當如《爾雅》鱉三足爲能之能，謂傳

寫有衍文。據陸德明《左氏釋文》，直以爲能字，音奴來反，則固已雲爾，不知以意刪其文耶，或別有據也。余考古文，熊、能二字本通用，故賢能之能，字書以爲獸名，堅中而強力則熊也。是熊字或爲能，能字或爲熊，初未嘗有別。熊羆之熊、能鱉之能，二物共一名，各隨其所稱，則何必更論衍文，正當讀爲能爾。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，雖補註《國語》，略能辨之，以正韋氏之誤，然意不盡徹，終不免改熊爲能也。

吾明年六十歲，今春治西塢隙地，作堂其間，取蘧伯玉之意，名之曰「知非」。趙清獻年五十九，聞雷而得道，自號「知非子」，此真爲伯玉者也。今吾無清獻之聞，而遽以名其居，姑誌其年耶，抑將求爲伯玉耶，夫伯玉亦何可求爲？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，非昔之隱几者也。古之人於一隱几之間，猶有所辨，尚何論六十年，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？苟知存者之爲是，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。自是觀之，則吾亦可以少稅駕於此堂矣。始吾守蔡州，方三十九，明年作堂於州治之西廡，名之曰「不惑」。吾以爲僭，然吾有誌學焉者也。今二十年，幸其所願，學者未嘗廢，亦粗以爲不至於顛迷流蕩，而喪其本心者，雖求爲伯玉可也。

揚子雲謂嚴君平爲蜀莊，避武帝之諱也。其稱李仲元，益與君平爲一等人。班固作《王吉傳》，序載君平與鄭子真事甚詳，而不及仲元。顏師古以《三輔決錄》君平名遵，子真名樸。余讀《蜀志》，秦宓與王商書論嚴君平、李弘立祠事。曰：「李仲元不遭法言，令名必淪。」又以知仲元蓋名弘，但惜其行事不著爾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